



21

第一卷第九期

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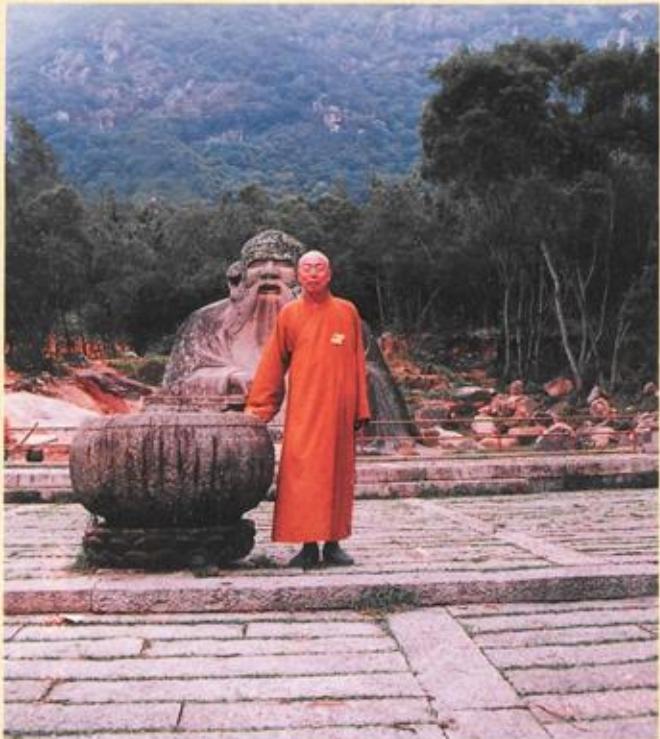
贈
閱

法語

佛教注重因果，有此因必有彼果，沒有任何苟且的便
俗可言。所以對自己的行為，無論善報如何，必須完全負
責，絕無後手他人代負之理。縱於因果，知吾人今生命運
，有賴自己的力量，乃有改造之可能。依賴他人力量，果
報依然不爽。

佛教徒皈依佛法僧三寶，並非僅止於口誦，便妄想得
解脫。其實，三寶不僅是我們的教師，更是我們思想行為
的指導者，口誦不如身誦，依照指導精進修行；完全依靠
自己做正當的努力，達到自由解脫的境界。謹此茲借一偈
南傳法句經為法語，與諸善信共勉之：

自爲自依怙，他人何可依，
自己善調御，證難得所依。



釋菩妙老和尚

目錄

印度佛教(四)

漢譯南傳大藏經譯文摘錄

古今中日佛教之關係(一)

元亨寺大陸朝聖參訪(二)

四諦說之種種相與法觀(六)

佛教藝術源流(九)

佛教漫畫精選——世尊的成佛之路

近人對佛教的觀念

佛教家庭醫學

妙林文學天地

優卡柏夏令營弘法有感

人間何處是淨土？

佛訊服務網

◎吳老擇

無我與緣起(二)



上期是從世間的實際狀態去理解人生及人生生存的空間，都是在彼此關連的情況之下所產生的一時存在而已。在互相關連上表現其各個獨立的生命體。有我論者即唯一以直貫之領悟方式，去體會現象變化的內在原因，有不變的真我或實我的存在。並且認為此真我是構成宇宙人生的本源。佛陀滅度以後二〇〇年，這些見解，在佛教中發生了很大的論爭和衝突。到了後來的大乘佛教，則全部接受此本體論的思想。下面從理論及實踐方面，來理解佛陀無我緣起的心懷。

上面曾談到「無常故苦，苦故無我」之佛陀的根本教說。這是從自己的生活情況，去探索有無實我的結果。在這裏更以教理之理論來證明沒有實我的存在。佛陀對諸比丘說：「如果此色（身）是我者（我有獨立不變之義），此色（身）就不應該會生病，如果有實我，對於色（身）亦應該有『我要用此色，不要用彼色』之自由選擇，其實此色（身），無我的緣故，

此色（身）才會生病，才無有『我要用此色，不要用彼色』之自由選擇。「受」是人之情緒意志活動之感受，此感受即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如果有真我，就不應該有煩惱之病，並且應該有「我要此樂受，不要彼苦受」的自由選擇。因為無有實我的緣故，其情緒意志活動，故無有「我要此樂受，不要彼苦受」之自由選擇。這些色（身）及受、想（思考）、行（行動）、識（認識及記憶判斷）等之精神狀態，亦是沒有真實我。

所以世尊問諸比丘說：「你們的意見如何？色是常住呢？還是無常呢？」諸比丘說：「世尊！是無常！」世尊又問：「凡是無常的，是苦呢？還是樂呢？」諸比丘說：「世尊！是苦的。」世尊又問：「觀察此無常、苦、變壞之法，可得此是我所有，此是我，此是我之我呢？」諸比丘說：「世尊！不可得也！」如是受、想、行、識亦是不可得有此是我所有，此是我，此是我之我。（南傳大藏經第三卷二三一二四頁）

在經典中，對於構成人的一切法中，皆找不出有真實我的存在，凡夫由我之固執，而發生對立和爭論，乃至你打我門、互相殘殺。不知道世間乃至人類，是種種條件一時之聚集，表現各個之存在而已。若能以如理之智慧，觀察世間共同關係之普遍性，就不會發生我執，自然就遠離一切鬥爭的煩惱。初期的大乘佛教，亦繼承此原始佛教聖典的思想，所以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說：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這裏的行深般若（智慧），不是師資傳承的智慧，大菩薩是由內心體會衆生之痛苦，而激起大慈大悲之心，並觀察五蘊是無

常苦空無我，有此理性之智慧，才能自度度人，使諸衆生離一切苦厄。佛陀在世時及滅度後，許多聲聞弟子，到邊地文化低落區域，去教化衆生，以使正法久傳至今，雖有部份的隱遁者，卻全部被罵為獨善其身的自了漢，這似乎不符合大乘菩薩的心腸吧！

其次由佛陀的教化衆生，去了解佛陀的無我精神：在毘舍離城有許多有名的隸車人等，集會於議事堂，以種種方便讚嘆佛、法、僧伽。其時尼犍子的弟子私訶將軍，亦坐於會衆中，而生思念，「此有名隸車人等，集會於議事堂，以種種方便，讚嘆佛、法、僧伽，我應該往見彼世尊應供^正等覺者」。私訶將軍即到尼犍子之處說：「我欲往見沙門瞿曇」。尼犍子說：「私訶，你是作業論者，為甚麼要去見那非作業論者之沙門瞿曇呢？」私訶，沙門瞿曇乃非作業論者，以說非作業之法教化弟子，此時私訶即停止往見世尊之心念。

私訶將軍不久在議事堂，又聞到有名之隸車人等，以種種方便讚嘆佛、法、僧伽。私訶又生起往見世尊之思念，再去請求尼犍子的同意，但尼犍子總是不准許。私訶三次請求尼犍子皆不同意。到了第四次，又聞有名的隸車人等，以種種方便讚嘆佛、法、僧伽。私訶就不顧一切，不管尼犍子准許不准許，決定往見世尊。

即於白天，五百輛車隊隨私訶，出毘舍離城，往見世尊。車行至可通行之處，則下車步行至世尊之處，至已便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的私訶，白世尊言：「我聽人家這樣說『沙門瞿曇是非作業論者，以說非作業之法教化弟子，人人誹謗世尊！』世尊說：「私訶！或者以方便真正說我沙門瞿曇是非作業論者，真實或非事實以誹謗世尊耶？我們不喜歡有人

是非作業論者，說非作業之法教化弟子。或以方便真正說我沙門瞿曇是作業論者……斷滅論者……調伏論者……厭嫌論者……離貽者……。私訶！他們如何說瞿曇是非作業論者，以說非作業之法教化弟子。私訶！我確實說：「非作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並說非作種種之惡不善行」。私訶！他們可能是依此而說：「沙門瞿曇是非作業論者，說非作業之法教化弟子」吧！……

私訶聞佛陀解說以後，非常感激地說：「奇哉……奇哉……我決放棄尼犍子的教團，請世尊容受我，自今日起，終生歸依佛、法、僧伽為優婆塞。」世尊說：「私訶，你應該詳細地考慮，這樣的轉向，你是有名的人要好好的想一想」。私訶因此即越喜歡，信樂世尊，因為外道，若得我為弟子者，就在毘舍離中，舉旗遊行，說：「私訶將軍是我們的弟子」。世尊反說：「你是有名的人，要好好的想一想，所以我私訶，已詳細考慮過了，以堅決的信心，二次請世尊容受我，自今日起終生歸依佛、法、僧伽為優婆塞。」

世尊又教導私訶說：「私訶，你好久以來，尼犍子受你供養，你是他們的泉水，所以他們來了，你還是要照常，以施食供養他們，私訶聞佛陀如此說後，就更感激地說：「我向來聞人說沙門瞿曇對人言，應布施我及布施我弟子，不要布施及餘人弟子；布施我及弟子有大果，布施餘人及餘人弟子者，無有大果」。今聞世尊勸我布施尼犍子，我更感激世尊的偉大，我至誠地三次懇請世尊容受我，從今日起終生歸依佛、法、僧伽為優婆塞。（參考南傳大藏經第三卷四〇九—四一三頁）。

佛陀這種無我的慈悲精神，不但三寶弟子禮拜恭敬，就是非佛教徒，亦會心悅誠服而五體投地啊！（待續）

漢譯南傳大藏經譯文摘錄

◎吳老擇 譯

初品

根本法門品

第五 無穢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曰：「比丘諸賢！」彼等比丘應諾尊者舍利弗曰：「是，尊者！」尊者舍利弗乃曰：「諸賢！世間有四種人，云何爲四？曰：於此處，或有一人（心）有穢而不如實知『內（心）有穢』，又或有一人有穢而如實知『內有穢』；諸賢！於此處，又或有一人無穢而不如實知『內無穢』，又或有一人無穢而如實知『內無穢』。諸賢！於此處若有此穢而不如實知『內有穢』之人，是謂此等二有穢者中之劣者，又有此穢而如實知『內有穢』之人，是謂此等二有穢者中之優者也；又於此處，若無穢而不如實知『內無穢』之人，是謂此等二無穢者中之劣者，又無穢而如實知『內無穢』之人，是謂此等二無穢者中之優者也。

如是說已，尊者大目犍連對尊者舍利弗曰：「尊者舍利

弗！以何因、何緣，於此等二有穢者中，一謂爲劣者，而他（另一）者謂爲優者耶？又以何因、何緣，於此等二無穢者中，一謂爲劣者，而他者謂爲優者耶？」

〔舍利弗答曰：〕「尊者！於此處，對有穢而不如實知『內有穢』者，只應如次期待，即：彼對穢之捨離，將不發願、不努力、不精勤，而具貪、瞋、癡，有穢、穢汚心以至命終。恰如從市肆（商店）或鍛冶（打鐵）鋪，持來一銅盤，塵垢覆蓋，其所有者既不使用又不拂拭，而〔任其〕放置於塵埃中，則其銅盤將愈來愈增受塵垢也。如是，對彼有穢而不如實知『內有穢』者，只應如次期待，即：彼對彼穢之捨離，將不發願、不努力、不精勤，而具貪、瞋、癡，具穢、穢汚心以至命終。賢者！然，又或彼有穢而如實知『內有穢』者，只應如次期待，即：彼對彼穢之捨離，將發願、努力、精勤，彼無貪、瞋、癡，無穢、穢汚心以至命終。恰如從市肆或鍛冶鋪，持來一銅盤

，塵垢覆蓋，但其所有者使用之、拂拭之，又不「任其」放置於塵垢中則其銅盤他日（多日）後將清淨皎潔也。如是，對彼有穢而如實知「內有穢」者，只應如次期待，即：彼對彼穢之捨離，將發願、努力、精勤，彼無貪、瞋、癡，無穢、無穢汚心以至命終。又，對彼無穢而如實知「內無穢」者，只應如次預想，即：將念淨相（觀上妙色而貪欲生），以彼之念淨相，而貪欲破（墮落、腐敗）其心，如是，彼具貪、瞋、癡，具穢、穢汚心以至命終。恰如從市肆或鍛冶鋪，持來一銅盤，清淨皎潔，其所有者既不使用，又不拂拭，而「任其」放置於塵埃中，則銅盤日後將愈增受穢垢。如是，對彼無穢而如實知「內無穢」者，只應如次預想，即：將念淨相，以彼之念淨相，而貪欲破其心，如是，彼具貪、瞋、癡，具穢、穢汚心以至命終。尊者，又對彼無穢而如實知「內無穢」者，只應如次期待，即：將不念淨相，以彼之不念淨相，而貪欲不破其心，如是，彼無貪、瞋、癡、無穢、無穢汚心以至命終。恰如從市肆或鍛冶鋪，持來一銅盤，清淨皎潔，其所有者使用之，又拂拭之，而不「任其」放置於塵埃中，如是，則其銅盤他日將愈來愈清淨皎潔。

如是，對彼無穢而如實知「內無穢」者，只應如次期待，即：將不念淨相，以彼之不念淨相，而貪欲不破其心，彼無貪、瞋、癡，無穢、無穢汚心以至命終。尊者目犍連！以此因、此緣，於此等二有穢者中，一稱爲劣者，而他者稱爲優者；又以此因、此緣，於此等二無穢者中，一稱爲劣者，而他者稱爲優者。

——

【大目犍連曰：】「尊者！雖謂『穢、穢』者，究竟『穢』是對何而言耶？」【舍利弗曰：】「所云『穢』者，即是惡、不善、欲行境之同義語也。尊者！於此處，或有一比丘起如次欲望，即

：我若犯罪，願比丘衆不知『我犯罪』。然，關於彼比丘，若比丘衆知『彼犯罪』之事，彼思『比丘衆知我犯罪』故，而感憤激，抱不滿。尊者！彼之憤激、不滿，兩者皆是穢也。尊者！於此處，或有一比丘起如次欲望，即：我若犯罪，願比丘衆於衆中對我呵責，而不於屏處爲之。然，對彼比丘，若比丘衆於衆中對我呵責，而不於屏處爲之。然，對彼比丘，若比丘衆於衆中對我呵責，而不於屏處爲之。彼思『比丘衆於衆中對我呵責，而不於屏處爲之』故，而感憤激、抱不滿。尊者！彼之憤激、不滿，兩者皆是穢也。尊者！於此處，又或有一比丘起如次欲望，即：我若犯罪，願同輩人對我呵責，而不是非同輩人呵責。然，若是非同輩人對我呵責，而不是同輩人呵責，彼思『是非同輩人對我呵責，而不是同輩人呵責』而感憤激、抱不滿。尊者！彼之憤激、不滿，兩者皆是穢也。尊者！於此處，又或有一比丘起如次欲望，即：願我師因我之質問而對比丘衆說法，而不因其他比丘之質問而說法。然，若師因其他比丘之質問而對比丘衆說法，不因彼之質問而說法，彼思『師因其他比丘之質問而對比丘衆說法，不因我之質問而說法』故，而感憤激、抱不滿。尊者！彼之憤激、不滿，兩者皆是穢也。尊者！於此處，又或有一比丘起如次慾望，即：願比丘衆應從我（令我最在其前而隨從我）至村里行乞，而不應從其他比丘至村里行乞。然，若比丘衆應從其他比丘至村里行乞，而不應從彼至村里行乞，彼思『比丘衆應從其他比丘至村里行乞，而不應從我至村里行乞』故，而感憤激、抱不滿。尊者！彼之憤激、不滿，兩者皆是穢也。尊者！於此處，又或有一比丘起如次欲望，即：願令我於食堂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而不令其他比丘於食堂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然，若其他比丘於食堂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而彼於食堂不得第一座、

第一澡水、第一食。彼思『其他比丘於食堂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而我於食堂不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故，而感憤激、抱不滿。尊者！彼之憤激、不滿，兩者皆是穢也。尊者！於此處，又或有一比丘起如次欲望，即：願於食堂食事畢，由我說隨喜（表示感謝），而非由其他比丘說隨喜。然，若於食堂食事畢，由其他比丘說隨喜，非由我說隨喜』故，而感憤激、抱不滿。彼之憤激、不滿，兩者皆是穢也。尊者！於此處，又或有一比丘起如次欲望，即：願令我對集於園中之比丘衆說法，而不令其他比丘對集於園中之比丘衆說法。然，若是其他比丘對集於園中之比丘衆說法，非彼說法，彼思『是其他比丘對集於園中之比丘衆說法，非我爲之』故，而感憤激、抱不滿。尊者！彼之憤激、不滿，兩者皆是穢也。尊者！於此處，又或有一比丘起如次欲望，即：願令我對集於園中之比丘尼……〔乃至〕……優婆塞……〔乃至〕……優婆夷說法，而不令其他比丘對集於園中之比丘尼……〔乃至〕……優婆塞……〔乃至〕……優婆塞……〔乃至〕……優婆夷說法。然，若是其他比丘對集於園中之比丘尼……〔乃至〕……優婆塞、優婆夷說法，非彼說法，彼思『是其他比丘對集於園中之比丘尼……〔乃至〕……優婆塞……〔乃至〕……優婆塞……〔乃至〕……優婆夷說法。然，若是其他比丘對集於園中之比丘尼……〔乃至〕……優婆塞、優婆夷說法，非彼說法，彼思『是其他比丘得良好衣服，非我得之』故，而感憤激、抱不滿。尊者！彼之憤激、不滿，兩者皆是穢也。尊者！於此處，又或有一比丘起如次欲望，即：願令我得良好衣服，而不令其他比丘得良好衣服。然，若是其他比丘得良好衣服，而彼不得良好衣服，彼思『是其他比丘得良好衣服，非我得之』故，而感憤激、抱不滿。尊者！彼之憤激、不滿，兩者皆是穢也。尊者！於此處，又或有一比丘起如次欲望，即：願令我得良好施食，而不令其他比丘得良好施食。然，若是其他比丘得良好施食，而彼不得良好施食，彼思『是其他比丘得良好施食，非我得之』故，而感憤激、抱不滿。尊者！彼之憤激、不滿，兩者皆是穢也。尊者！所云『穢』者，即是惡、不善、欲行境之同義語也。

尊者！任何比丘，若彼被聞、見未捨離此等惡、不善、欲行境時，雖然彼是閑林住者，僻處獨住者，又，是行乞食者、次第乞食者、「著」糞掃衣者、粗服者，則彼之同行者對彼不恭敬、不尊重、不尊敬、不崇拜。何以故？以聞、見彼尊者未捨離此等惡、不善、欲行境故也。尊者！譬如，於此處，從市肆或鍛冶鋪，持來一清淨皎潔之銅盤，其所有者盛以蛇屍或狗屍、人屍，以其他銅盤覆蓋之，而持到市場。有人見其曰：

比丘尼……乃至……優婆塞……乃至……優婆夷對我恭敬、尊重、尊敬及崇拜，而不對其他比丘恭敬、尊重、尊敬及崇拜。然，若比丘尼……〔乃至〕……優婆塞……〔乃至〕……優婆夷對其他比丘恭敬、尊重、尊敬、崇拜，而不對彼恭敬、尊重、尊敬、崇拜，彼思『比丘尼……〔乃至〕……優婆塞……〔乃至〕……優婆夷對其他比丘恭敬、尊重、尊敬、崇拜』故，而感憤激、抱不滿。尊者！彼之憤激、不滿，兩者皆是穢也。尊者！於此處，又或有一比丘起如次欲望，即：實願

「君！其藏何者耶？是否很殊妙耶？」即開其蓋而觀之。觀已，起不好、不吉利、厭惡之念，而茫然、啞然。如是，尊者！任何比丘，若彼被聞見未捨離此等惡、不善、欲行境，雖然彼是閑林住者、僻處獨住者，又，是行乞食者、次第乞食者、「著」薰掃衣者、粗服者，則彼之同行者對彼不恭敬、不尊重、不尊敬、不崇拜，何以故？以聞、見彼長老未捨離此等惡、不善、欲行境故也。

尊者！又，任何比丘，若彼被聞、見已捨離此等惡、不善、欲行境，雖然彼是近聚落而住、受請食、著俗服者，則彼之同行者對彼恭敬、尊重、尊敬、崇拜，其何以故？以聞、見彼尊者已捨離惡、不善、欲行境故也。尊者！譬如，於此處，從市肆或鍛冶鋪，持來一清淨皎潔之銅盤，其所有者盛以白淨米粥，加種種調味、藥味，以其他銅盤覆蓋之，而持到市場，有人見其曰：「君！其藏何者耶？是否很殊妙耶？」即開其蓋而觀之，觀已，「不但」不起不好、不吉利、厭惡之念，雖飽滿者亦生食欲，何況飢者耶？如是，尊者！任何比丘，若彼被聞、見已捨離此等惡、不善、欲行境，雖然彼是近聚落而住、受請食、著俗服者，則彼之同行者對彼恭敬、尊重、尊敬、崇拜，何以故？以聞，見彼尊者已捨離此等惡、不善、欲行境故也。」

如是說時，尊者大目犍連對尊者舍利弗曰：「舍利弗！我想到一譬喻。」「舍利弗曰：」「尊者目犍連！汝說之。」尊者！「大目犍連乃曰：」「一時，我在王舍城山圍城內，時，我早朝著衣，執持衣鉢，至王舍城行乞。爾時，造車師之弟子三彌提（Samiti）正在造車輶，其時，原爲造車師弟子之邪命外道盤陀子（裸身苦行者）立於彼前，於此處，原爲造車師弟子之邪命外道盤陀子生如次念：嗚呼！此造車師之弟子三彌提

將矯正此車輶之此歪、此彎、此缺點使此車輶成爲不歪、不彎、無缺點、清淨、最堅牢也。」而當原爲造車師弟子之邪命外道心如是念時，如是，造車師之弟子三彌提矯正彼車輶之彼歪、彼彎、彼缺點。如是，彼盤陀子歡喜，發如次歡喜之言曰：「其以心知〔我〕心而矯正使不相違也。」如是，又，於此處，或有無信之人，爲生活，無信心由在家成爲出家行者，其是奸詐、詭詐、欺誑，是掉舉、驕傲，是浮動、饒舌、雜話者，於根門不防護、於食不知節制，懈怠其注意，不念（不渴仰）眞沙門、於學不專精、浪費散漫、前進於墮落，以遠離爲重荷而逃避、懈怠不精進、失念、無思念（神志不清醒）、心不定、心散亂無智慧而闇昧，對彼等，尊者舍利弗是以心知〔彼等〕心而依此法門矯正使不相違也。又，於此處，或有善男子有信心，由在家成爲出家行者，其是不奸詐、詭詐、欺誑，是不掉舉、驕傲，是不浮動、饒舌、雜話者，是於根門防護、於食知節制、深勤注意、念願眞沙門、於學專精、不浪費、散漫、以墮落爲重荷而逃避、前進於達離、精勇精進、念確立、有思念、定心專念、有智慧而無闇昧。彼等聽聞尊者舍利弗所說此法門，必定對其語及意詳細品味，如「渴得」飲，如「飢得」食。真是善哉！使同行者從不善轉爲善而安立之。尊者！恰如年幼之青年男女，好裝飾，洗頭畢，或得青蓮華髮、或兩生華髮、或得善思華髮，以兩手取之而如是裝飾於頭上。如是，尊者！於此處，有善男子有信心，由在家成爲出家行者，彼不奸詐……無闇昧，彼等聽聞尊者舍利弗所說此法門，必定對其語及意詳細品味，如「渴得」飲，如「飢得」食。真是善哉！使同行者從不善轉爲善而安立之。」實如是，彼等兩高德相互善說、相互隨喜也。（待續）

古今中日佛教之關係一

◎吳老擇

緒論

中華佛學研究所請我來講日本佛教，實在很不適當。因為我不是專門研究日本佛教的學者。尤其在中國近代史中，日本是個軍國主義的侵略者，手段惡毒殘酷，殺死不計其數的中國人，確實是非常凶惡的壞蛋。中國人有很好的歷史和優秀的傳統。四十多年來，凡是中國人不分老幼，皆痛恨日本人的殘酷，即使沒有身歷此災難的青年人，對此國仇家恨，至今記憶猶新的。有時談到日本佛教，還是斬釘截鐵地要說日本佛教不好。所以若不講日本人是壞蛋，恐會被罷斥，不說壞蛋的人更是壞蛋，我不想做壞蛋。但也沒有資格做歷史上的好人，僅能以一介學子的立場，把日本的事情，作一客觀的分析，讓大家作自由的選擇。

我們的中華民族，有廣博的文化和優秀的傳統，自光復以

迄今，雖有將近五十年，還沒有一家專門致力研究日本民族、民俗、宗教之樣的研究所。李總統登輝先生為黨、政之現代化的改革，常請專攻日本政、經問題的專家，去總統府作詳細的報告。但對日本人之民情習俗，乃至民俗信仰、宗教制度等，即沒有專攻這方面之學術的人才。

在經濟方面，日本對台灣的貿易出超，年年有增無減，工業生產物資，乃至日常的消費物資，小如熱水瓶，不是虎牌就是大象牌。甚至小如原子筆，和一塊塊的小橡皮擦，無一不是

進口的日本貨。在文化方面，日本的電視節目已經相當普遍，一般市面上的流行歌曲，十有八九皆是日本歌曲的翻版。至於文學方面，也有不少類似這樣的傾向。以佛教來說，現在台灣有五位大乘佛學的博士，印順導師雖常不滿意他對博士的稱呼，他的思想卻有他獨特之處，在佛法的研究方法上，明顯地有受到日本人的影響，這是他自己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最近還有美國的留學熱，但美國的宗教學、哲學……一類的佛教學者，或長期或短期，不少有留學日本的經驗。這樣美國在大乘佛教的研究上，不能說是日本佛學研究的再傳，但也不能說和日本的佛學研究完全毫無關係。

綜合以上的觀點，今日台灣的經濟及文化，雖然不能說完全跟在日本人的後面走，但至少也有百分之六十，離不開現代日本文明的關係。現在如果大家承認台灣是個獨立主權的國家，是一個有優秀文化傳統的民族，不管在政、經或文明方面，想在國際上和日本人競爭一席之地，就不能不了解日本人是怎樣的民族。

古代日本

日本雖有其偉大的建國理論，及大和民族之由來的優越傳說。但在史學家的立場而言，僅能當做無稽之神話，不足為史學價值。那麼日本人的由來，是否真的是從天上掉下來呢？在此容許我記述一、二，以資參考。

和台灣之中原民族一樣，在移住台灣以前，台灣就有高山、阿美等族的原住民，日本在沒有大和民族以前，早就有原住民倭奴的存在（マイヌ）。對此問題，以民俗學、人類學或考古學的方法，都可以找出其由來的根據。日本彌生文化的發達

和形成，大陸的江南文化，分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從中國江南文化的遺跡，和九州地方的彌生文化以吉野個里的遺址為中心的佐賀平原，可以找出其共同性和類同性。(一)在長江下游所發現之遺址中，有農作之稻田，和佐賀縣所發現的稻田，以及唐津市之菜園遺跡所發現的稻田遺址作一比較，就可以知道彌生前期的水田文化，和江南的稻田農作，有著同出一源的關係。(二)江南之吳越，有青銅的製作技術，和北九州所發現之青銅器文化，一看就知道兩者同出一轍。(三)還有生活習慣和建築物，斷髮文身的文化，在中國古書中有「吳越之俗，斷髮文身」之語，和「魏誌倭人傳」所記載之倭人的髮形，不約而同。(四)葬儀及墳墓，在江蘇、浙江省所發現之良渚文化遺址的大墳墓，和吉野個里的丘墓，其丘墓皆是人工建造的，高在十公尺以內，被葬者皆埋葬在墳丘的頂部。

以上以吳越為中心的江南文化，究竟是在甚麼時代如何傳到佐賀平原的？中國文明的大量傳入日本，大約有兩次。一次是在西元前四、五百年間，大國越的滅亡。由於多數的越人，不願受楚人的統治，大舉逃亡海外，而部份漂流至日本。第二次是在西元前之三世紀末，秦始皇統一中國，大施暴政，使東岸的住民，乘船逃亡國外，借口為秦始皇往蓬萊島求長生不死之藥，這批人可能是徐福集團。徐福集團，到達日本海之海岸地帶，可能性很大。(以上參考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王金林教授之「中國江南文化與彌生文化」一九九〇年七月五日讀賣新聞晚報(夕刊))。

其他由民俗宗教學的研究，日本海之海岸地區的神社傳說，及其信仰對象的神靈，都和中國文化有密切不可割離的血緣關係。(待續)

心 灵 的 邀 宴

就從現在開始吧！請不要錯過這份難得的因緣，也許您是個創作的生手，但未來的際遇，也許您將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與收穫。在此，妙林雜誌提供了多元化的創作園地，盼能每期增加文學心靈創作的園地，謹此謁誠歡迎您共同提筆耕耘。

來稿請自留底稿(寄影印稿亦可)，恕不退稿，俾利編輯作業；本刊有刪改權，不願者請註明。刊登之稿件，一律稿酬從優。請勿一稿二投，欲轉載者請來電告知即可。來稿請寄：

台北市松山區1059號寶清街18之1號2樓

在您學佛禮佛的過程中，是否常感受到佛菩薩的慈悲法喜？而這份無以言喻的法樂，是否常囿於一己語言傳達能力之有限而無緣與同修分享？儘管文字不能全然開示些許什麼，然而它卻是佛弟子心靈抒發中，仍是探求般若智慧不可或缺的利器。我們歡迎各類型式的文稿，藝術也罷，道德也罷，只要言之有物，言情言志，又何必文以載道？舉凡學術性佛學的究竟，落實於現實生活；以平實的學識，為人類提出任何可能的思想出路；曼妙的詩歌，或吟或詠，貴感悟不貴解析，是心靈超現實的昇華；散文或雜記，是生活心靈的記錄，是精神世界無聲的旁白；而小說(極短篇，約三千字內)更是世界歷史的縮影，出人意表的情節，最是令人低迴不已！

元亨寺大陸朝聖參訪(二)

◎道一 紀錄。

孔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可能我不是孔老夫子的信徒，所以不管有仁無仁、有智無智，對山水總是不甚感興趣。此次承普妙老和尚慈悲，催促我同行朝拜福建省各大名勝古利，讓自己也能夠順此機會多培養些許仁者和智者的氣質，以免天天咬文嚼字，發奮忘食而被譏為書呆子。當天晚上，用完晚餐，導遊先生即宣布幾點禁令：明天早上七點鐘起床，七點半用早餐，八點準時出發，嚴守時間，不准遲到脫隊，夜間不可隨便外出，上街購物，切不可單獨而行，金錢及證件，要小心存放不得遺失。朝拜團似乎一時之間成為行軍的隊伍。但這些關切的聲明，句句清晰而謹嚴，簡單且重要，如果在旅遊中金錢被扒或證件遺失，及動作慢了半拍者，不但讓大家久等不耐，嚴重者耽誤了行程，以致樂山樂水的興致無形中消失於九霄雲外了。

六月四日早上用完早餐，大家彷彿回到童年的時光，如同幼稚園的小朋友玩興不減，就像要出外遠足一般的天真愉快，



有的帶熱水瓶，有的帶糖果餅乾，四十多人合起將近三千歲，但個個仍不失童年的天真。我換上輕便的布鞋，雖然少了背上的登山袋，但大有欲覽衆山小的爬山氣勢，所以心情亦有與平素不同的豪邁快意。

隨著大家依序上了遊覽車，在做早課的遊覽車就開始出發走上街道，通過廈門最熱鬧的大同路，不消十分鐘就到達鼓浪嶼的渡輪碼頭（圖一）。乘渡船不到十分鐘就到達鼓浪嶼。鼓浪嶼總面積有二百三十平方公里，海拔亦不到一百公尺。這個小島嶼，在國民黨時代即有十六個國家領事館集中設在這裏，島上的建築物，雖有不少陳舊不堪又不修整，但仍遺留不少洋人的事蹟。小島上沒有自家用的小轎車，沒有摩托車也沒有自行車，只有靠人力推動的兩輪貨物車，沒有車輪，自然沒有煙塵，林木油綠，空氣新鮮，不愧有安全島的美譽。在這個美麗的島上，唯一讓人美中不足的就是乞丐。以前聽說社會主義的社會，沒有失業者亦沒有乞丐，到了鼓浪嶼即大惑不以爲然！有的雖然手足殘廢，無謀生能力，還足以叫人同情憐憫，然而有的身體健壯卻故意當乞丐，實屬不該。例如有一中年婦人，坐在地下，裝作殘廢兩足麻木不仁，半訴半哭，似乎很淒慘，是



圖一：鼓浪嶼渡輪碼頭

個無所依靠的女人。但一旦下山時，看到那位婦人一路上啼哭地跟蹤一位客人，不斷苦訴她一生不幸的遭遇。待離她數十步的客人要拿錢給她時，卻健步如飛，始知這是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假不幸。若非親眼目睹，實難以置信。還有一個抱著小孩約三十來歲的男人，白天在鼓浪嶼，晚上回到中山路商店街向遊客乞錢。據導遊說，一兩年來因探親觀光的開放，在日間風景區或夜間商店街向遊客求乞，有人給台幣十元、一百，也有一些慈悲的仁者給台幣千元。所以一年下來，他們便成爲收入上萬的個體戶，終生吃不完。四十年前，台灣的乞食都很客氣，有時還唱著乞食歌。往往一唱完就祝福說：「頭家一錢分，給你年年春，頭家一錢來，給你年大發財」。廈門的乞食者，似乎是紅衛兵出身的。有的強硬索求大有非給不可的態度。宛如無產階級對抗資本家的鬥爭。

由渡輪碼頭，走到日光岩（圖二），約須二十分鐘，殿宇不大，傳聞是鄭成功所建。正殿供奉觀世音菩薩，香火甚是興盛，許多善男信女都在虔誠地膜拜祈求。左側三聖殿，朝聖團本想進入殿內稱號禮拜，唯殿門緊鎖，不可得而入，四十多人在殿外行三次問訊禮。待準備離開向後山



圖二：日光岩後山之石階



圖三：朝聖團攝於南普陀寺前



圖四：閩南佛學院教務長及首座接見情形

走的時候，管理員（齋姑）才過來開門。從日光岩至最高之圓頂峯盤石台，雖不算羊腸小徑，但有些碎石砌成的階梯，只能容許一個人上下來去。登上最高的頂峯，可以遙望廈門市及海那一邊的海滄是王永慶的工業區。聽說鄭成功常在此最高的圓頂峯上，觀閱水師的模擬海戰。向荷蘭人收回台灣的幹練水師，都是在此訓練出來的。下圓頂峯，從日光岩之背面下山，約走五分鐘後，有一家藝品店，可以歇腳飲茶。至此，朝聖團一時之間變成了採購團，爭先恐後，一擁而上，似乎非買不可。說是政府的直營店，但所標示的價格和賣出的價格，有的卻有三分之一的差距。玉、石、茶具、山水畫等都是一般品，我還是喝喝茶看看山水，呼吸新鮮的空氣比購買東西要來得愉快。大部分的團員，买东西比旅遊興趣還高，不買心裡似乎缺少了甚麼！從此藝品店再走約五、六分鐘，有鄭成功紀念館。館內只陳列些地圖字畫，沒有半點鄭成功的遺留品，陳列品稀少零碎，一點也看不出鄭成功當年之雄威壯志的情況。鄭成功在廈門、金門、澎湖、台灣為其反清復明的基地，鍛練精兵反攻大陸，曾打到南京。若不是軍民福客對立，鄭氏早死，明清的歷史應不是現在這個

樣子了。為懷念鄭成功的功績，集合全部團員，在紀念館前照紀念相。再下山不到二十分鐘，就到達菽莊花園。此園是台灣林本源的兒子林爾嘉出資建設的，模仿「紅樓夢」之怡紅院而建造的花園。此花園利用天然之地，有借山藏海之巧妙布局，真是水清徹山明秀，但園內有草有木卻不見有花，草木皆順其天然沒有經過加工整理的自然植物園。對面的山就是海滄，可以看到王永慶的六輕廠正在整建。六輕石化廠數年後開工，屆時空氣染污、海水變色，那就慘了。有良心的企業家應該從公害設備納入投資的成本，以免唯利是圖而殘害人民健康。

鼓浪嶼半日遊結束，到廈門南普陀寺進中餐（圖三），時已是下午一點半了。由台胞聯誼會李平祥先生的安排，原欲拜見該寺之住持妙湛老和尚，然因妙湛和尚以有病在身，不便接客為由，只有請首座和尚及閩南佛學院教務長等幾位法師代表接見（圖四），並引導衆人參觀了各處殿宇，佛學院之教學大樓及藏經樓（圖五）。佛學院現有男生八十名、女生一百二十名，分住於萬石蓮寺及天界岩。學習課程計有中觀、唯識、四分律、菩薩戒本、國文、英文等。因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空白



圖五：閩南佛學院匾額

，尤其是社會主義的封鎖政策，和外界沒有往來，所以看不到歐洲、日本的佛教學，還停滯在四十多年前的傳統方法，師資不足，圖書方面更是匱乏。

閩南佛學及南普陀寺，以前對台灣佛教有一脈相連的關係，如眼淨和尚、賢頓和尚……皆是閩南佛學院出身的。圓覺寺的玄妙和尚，在太虛大師時代亦在此南普陀寺擔任當家。現在在台的印順導師亦曾在此佛學院就讀和任教。因此淵源的關係，有許多團員到處尋找及拍照，想找出前輩們走過的足跡。臨別時，大家懷有依依不捨的感懷，希望將來和台灣佛教有更好的往來。

離開南普陀寺，乘遊覽車通過一條彎曲約千多公尺長的大隧道。聽說這條大隧道和金門大炮戰的防空洞相連，通過此大隧道一下就到達廈門的植物公園。公園左上邊由正門步行約二十分鐘，有萬石蓮寺，是新加坡航船法師回去重修興建的。因山路狹小車子不能上去，一切物資皆依靠人力的搬運。看那些擔砂運石的工人，豆大的汗珠直流，粒粒艱苦，使我頓時想起四十年前在竹溪寺建塔的苦力，情況一模一樣，實在辛苦啊！

離開萬石蓮寺，向天界岩的右後方上

去，約有二十多分鐘的路程，才到達此行所要參觀的主要道場紫雲岩。寺宇已經十分荒廢，沒有佛像也沒有佛桌或供具，寺宇之位置，後無靠山，前無遠景，如座落在山溝邊一樣。以整個地形環境看，要重修不如新建，加上軍隊駐屯在此地，與其花那麼多的精神物力，不如在台灣多培養有用的佛教人才。

由紫雲岩到天界岩，部份團員已走到植物園入口處去乘遊覽車，老和尚和柯先生等不到十個人，乘九人座的麵包車到天界岩。一看後有天界的靠山，前面有山有水，看到廈門市宛如一局棋，著實令人倍感心悅神怡。參觀了許多古剎，苦妙老和尚對此古岩最感興趣，情有獨鍾，但名山有主，出讓談何容易。然後衆人共乘遊覽車直趨廈門公園而到市中心的妙釋寺，現在已無佛像亦無香火，成爲市民下棋的娛樂中心，此寺乃菲律賓信願寺之正宗法師的祖寺。如果能重修整頓，開闢爲佛教信徒的活動場所，是再好也不過了！廈門市比以前更加熱鬧，消費物資也比以前豐富多了。衣料品質已臻相當水平，服裝亦大有改進，也有不少來自台港的高級水貨。自由和富裕是現代人一致的追求，所以走開放路線是必然的潮流吧！（待續）◆

觀法與相種種之說

◎平川彰擇
◎吳老譯

前節已說明四諦說有法觀的意義，苦、集、滅、道等就是法的存在，從觀法的存在狀況以達到慧的深度。因此，「法是甚麼？」就不能不明白，要突破其關鍵，就是法之實踐的四諦說。

從前面的轉法輪經「此是苦諦，於向來我所未曾聞之諸法，有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證明佛陀知此四諦，是「於法生智見」。苦聖者，就是具體的生老病死等之四苦八苦，就是五取蘊，其意思是佛陀對此等法知道其存在的狀態。換言之，四諦教最初不知法是甚麼也能接受。但聽聞四諦教，若理解其內容者，法是甚麼自然能理解了。「對於諸法，眼生、智生、慧生……」之謂，就是表示這些事情。

因此轉法輪經，聽聞此四諦教的五比丘，說「所有之集法（samudayadhamma）者皆是滅法（nirodhadhamma），而生遠離塵垢之法眼」。於此，也因理解四諦，以表示已經能見法之存在的狀況。由此而成立「見法眼」。此法眼（dhammacakkhu）是由遠離塵垢（virajam vitamalam）而得到的。在理解四諦教以前，見到的盡是現象界的萬事萬物，而不是見法。聖者所見的世界是法的世界，凡夫僅能見其現象，卻不能見到法。

法眼之內容，對於法之理解，是「集法者則滅法」，這就是慧眼。對此「集法、滅法」之法，理解其「性質」意義。可以解為「所生起之性質，皆是滅之性質」。如果即想推定以生起之性質有「存在」者，此「存在」的，那麼生起之性質，以區別有「存在」的就不能生起嗎？如果「存在」的能生起，則「存在」和生起之性質應是不能區別吧！生起和性質之外，不

六 四諦說與法

能立有「存在」的。或人以善之屬性為有，並以惡之屬性為有者，其人即成為不是善也不是惡，但如果具有善之屬性的人卻不是善人，那是很奇怪的。因此，集種種性質或能力以成立個人，那樣的性質和能力之所有者，對其個人是一種便利，不是具有實體的。人行善而為善人，行惡而為惡人，但善人有兼具惡人之人格。所以沒有固定的實體。此能力或性質的所有者，當為有實體，就是凡夫所見的世界。以存在的當成實體，對此才生起執著，於此即展開苦的世界。若見到「所有之集法皆是滅法」的法的世界，自不會生起執著。

所以五比丘見到這樣的法，就說：「已見法diitthaddama，達法Pattadhamma、知法viditadhamma，理解甚深法Pariyāhadhamma而渡疑惑、斷猶豫、得無畏（自信），無以置師教而依其他，故如次向世尊言：大德！我唯於世尊之處得出家，得具足戒。」這就表示五比丘體悟佛法。

這和阿含經所說的法不一樣，有種種的意義，於此對於法不能詳加說明。總之，四諦說有導聞者入法之理解的性格，是不可以看錯的。此四諦說「是生苦、死苦」等，展開人生之眞相的基本教說，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依此留意人生的眞實相，當有助於導入佛教真理的法相吧。此四諦說，可以說具有從非佛教而至佛教之橋樑功能的教說。然而四諦說之後說：「五蘊無我說」，想是對見法之人的教說。然而法觀的四諦說，是以觀法的立場來教說的，和剛才入門的四諦說之意義有很大的不同。

如以上的四諦說，為入門意義的教說，和觀法意義的教說，同具有此二種意義，此大概是最初說法，同時停止於佛教之中心的教理位置，其理由是可以理解的。（全文畢）

佛教藝術源流(九)

東土耳其斯坦的佛教藝術

◎吳進生

中央亞細亞簡稱中亞，具有廣義與狹義的解釋。廣義乃含蓋前期的西土耳其斯坦地區。狹義的乃指新疆境內帕米爾高原以東、敦煌以西，北為天山、南為崑崙山，沿塔里木盆地週圍。

新疆即古時之西域，天山山脈將此地東西橫斷，為北方準噶爾盆地和南方塔里木盆地。天山山脈東部有吐魯番盆地及哈密盆地，一般簡稱為東疆。天山以北的準噶爾盆地，一般簡稱為北疆或北路。天山以南簡稱為南疆或南路。

北疆為溫帶大陸性半乾旱型氣候，南疆為溫帶大陸性乾旱氣候。除天山西南迎風坡較濕潤外，其他降雨量少，年溫及日溫差均甚大，北疆平均負四至九度，南疆負七至十四度。全區平均降雨量約一五〇公釐，因此雪水成為河流之源。河流源自高山流入盆地沙漠或積水成湖，皆為內陸河。有河湖之處便成綠洲，串串綠洲終成為商旅交通重鎮。

位處東西交會點，新疆境內民族多達十三支，維吾爾、哈薩克、漢族、回族、吉爾吉斯、蒙古、塔塔爾、達斡爾、錫伯族、塔吉克、烏茲別克、俄羅斯、滿族，因此有人稱新疆為「亞洲民族博物館」。西元前一三九年，漢武帝建元二年，



附圖一：7世紀時代的壁畫作品

博望侯張騫奉命出使西域，聯絡大月氏夾攻匈奴。他自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沿天山南麓西行，經疏勒國（今疏附）和唐居（今撒馬爾罕），最後抵達大月氏（今阿

姆河中上游），返國翻山越嶺，出莎車國（今莎車）于闐國（和闐），經玉門關入甘肅，全程歷時十三年，被匈奴俘虜十年之久。

漢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奉命遠征匈奴，將河西走廊之地的匈奴擊退。並設立武威、酒泉兩郡。漢人大量入移，更多的商人不再受

附圖二・米蘭出土的有翼天使壁畫(3~5世紀)

匈奴騷擾下，自由往返中原與西域之間，也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

佛教在西元一世紀，健陀羅佛教藝術即由此傳入龜茲、于闐、疏勒、高昌，再輾轉傳入中原。初期乃以小乘為主，到西元三世紀前後（三國、兩晉時代），中印度及大月氏等大乘佛教興起，興建塔寺，雕塑佛像，繪壁畫。此種印度馬都拉千佛洞風格，隨之傳入中國。此後便有東土耳其斯坦塔寺千佛洞及絲路上敦煌、麥積山、炳靈寺石窟、雲岡、龍門、天龍山等佛窟造像大放異彩。

中亞的繁榮在歷經戰爭紛亂、天乾物燥、冰河退縮等天然環境的變遷，人為政治的起伏，中原海運的發達，中亞的盛況不再，都市城垣便落在地平線下。

西元一八九八年，俄國克萊蒙滋（D. Elementz）科茲洛夫（P.B. Bozloff）曾前往吐魯番盆地探險，先後兩次，收獲頗多。但是使塵封千年的歷史寶藏、佛像藝術再度震驚世人，是在西元一九〇〇年（清光緒廿六年）敦煌寶藏的被發覺。

一九〇〇年五月廿六日，雲遊四方的王道士在敦煌千佛洞食宿，意外的發覺到石室中有裂痕，敲開之後發現許多古寫卷子、佛經、印本、拓本、佛像以及諸子百



附圖三·佛陀與弟子壁畫（3~4世紀）



家等多達兩萬餘卷。這些經典存入約在唐宋之間，封洞約在北宋、西夏入侵戰亂時。

當發現藏經洞的消息後，全世界震驚。英國的斯坦因（A.Stein）（英藉匈牙利人）於一九〇一到一九〇八年，率隊至吐魯番、和闐、尼雅、克尼雅等地發掘，前後三次，所獲漢簡、古幣、佛像、壁畫、佛經九千多卷精品，搜掠而去，現存大英博物館。

一九〇七年法國伯希和（P.Pelliot）隨後亦到敦煌，獲取藏書十餘箱而歸。日本的大谷光瑞也於一九〇二到一九一四年先後三次前往吐魯番、庫車、于闐、赫色勒千佛洞挖掘調查，所獲壁畫、雕刻品、文書佛經許多。東西方爭相研習下，東土耳其斯坦的佛教文明終於展現在世人眼前。以下就絲路上各文化據點介紹如下：（附圖一）

米蘭（MIRAN）

西出敦煌，在崑崙山北麓，大戈壁南端，絲綢之路像一條串著綠珠的絲線，將高山溶雪下的綠洲串聯成文化項鍊。絲路南道在古代建立有許多國家如樓蘭、鄯善、婼羌、且末、精絕、于闐等。

樓蘭國（今之米蘭）東通敦煌，西至

于闐（和闐），是漢代商人進入西域的第一城。牛馬成羣，富庶興旺。在漢將張騫西使西域，打開了門戶。樓蘭（米蘭）從此夾在漢與匈奴之間，是兩軍爭據之地。

漢昭帝元鳳四年（西元前七十七年）漢朝派遣「傅介子」入城設計殺樓蘭王，後立其希尉屠耆為王，國名鄯善，遷都南方伊循城（即今米蘭遺跡）。

六國後之樓蘭城，隨著歲月，消失在沙漠之下。唐玄奘法師取經返南道，至此弟子皆剃除髮鬚，唯獨佛陀留有短鬚，此

曾見「城廓蕩然，人煙絕跡」，想來古城已沈淪沙底。

一九〇七年，斯坦因到此調查，並在米蘭第三址發現塔內壁畫及十二張有翼天使像（約三到四世紀）作品（附圖二）。天使像前額兩鬢殘髮未剃除。一如希臘式的邱比特小愛神或天使，可見健陀羅藝術進入中亞的鐵證。另外在圓塔內發現佛陀說法壁畫，內有釋迦牟尼佛及弟子六人，弟子皆剃除髮鬚，唯獨佛陀留有短鬚，此

與和闐出土金銅佛相似，這是希臘藝術傳入健陀羅，在初期（3到4世紀）越過葱嶺傳入和闐米蘭。（附圖三）

斯坦因另在第五址的迴廊腰也發現了有翼天使及西域各民族特色的半身像，特殊的表達技法與羅馬時代的制作有密切的關係。

一九一四年斯坦因在第十五址發現多數佛頭雕刻品，技法精巧而自在。（待續）



慈 悲 心

◎陳 佾



像是在撿拾無常帶來生命的失落……。

幾年前，我親送W君到故宮一帶搭車回家。行經力行路小巷時，忽見長滿青苔的牆腳盡是凋萎的紫茉莉，瑟縮縮地似在訴說生命的悲哀。W俯身去撿拾幾瓣褪色的紫茉莉，很謹慎地

「你看！牆上開滿了許多紫茉莉，我來摘幾朵新鮮的給你……」話剛說完，才舉起手即被W君制止。

「掉在地上的花已叫人夠難過了，為什麼不讓它在有限的生命裡，盡情地綻放每一刻的光彩？」

我啞然，楞了一下，隨即歉意地笑一笑。原本以為W君雖喜歡採集花葉夾在書頁裡，卻不願任意摘採生意盎然的花葉。我不經意瞥見W君溫柔的眸光，竟有一份令人難以正視的慈光，我驚然領受，那是一顆深憫衆生，視萬物為一體的大慈悲心啊！

W君是個善體人意的女孩，從她的身上，我更清楚地看清自己。

於是，我開始為慈悲心而反觀自省。宋代理學家張載曾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一句是多麼非凡之美啊！但是我們又如何在自省的觀照中，以「佛心為心，佛行為行」呢？此時，我常會想到尋聲救苦的白衣大士——觀世音菩薩，及地藏王菩薩在修行正等正覺時，始終以菩薩位發下令人悲壯的大願行：「眾生度盡，方成正覺；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吾人至今念及，心中仍感熱血澎湃激越。兩位菩薩不以成就一己之佛位而稍感圓滿，時時不忘普度衆生之苦為念，怎不令人深為肅然起敬！此等大乘思想的慈悲心，不知感動了多少滿身罪孽，終而究竟菩薩正覺的凡夫俗子。正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白說明了佛言（聞提柯—指斷絕一切善根，無法成佛者）亦能成佛的理想，確是中國大乘慈悲心的最大特色。

佛陀之心慈悲多情

讀過佛教聖典的人，對於佛心的慈悲多情，常會教人不禁由衷地讚歎而增長慈悲的願力，從北傳的大正藏經典及南傳的巴利聖典中（少數幾本漢譯），常載及世尊及十方諸佛菩薩，在無盡際的阿僧祇劫中，其最終極的目標是成佛得無上聖果。然因佛菩薩是從有情衆生中證得解脫，亦因為衆生的有情，使諸佛菩薩不惜投身苦海，不厭生死的流轉，一再宣示佛法，務使衆生能脫離五趣（天、人、地獄、畜生、鬼）輪迴之苦。這種自度度他的宏願，讓我們始終深信，佛菩薩的慈悲是不出世間的，是遍虛空盡法界而無處不在的。

在佛教的經典裡，我們可以發現佛教的教化常以「慈悲」為中心，而不直言愛字。蓋佛教教義之「慈」，乃梵語「友」之衍生語，指真實之友情，係對其他一切人一律平等，而非指對某人特別之愛。所謂悲是憐憫衆生，並拔除其苦。故佛教言愛，必慈與悲兩者合稱而言，在意義上自較愛字圓滿而廣泛。所以佛菩薩在世間說法，其所宣說的種種教法，簡而言之，無非是為有情衆生獲得無上的利益與安樂，遠離苦惱的恐怖與現生的解脫。因此，佛菩薩救人濟世的精神，一以貫之即是慈悲的顯現；源於同心同感的血肉之情，這也是為什麼佛菩薩要看成「眾生是父母」，而不忍坐視衆生受無量苦了。

素食緣起慈悲

如果我們能夠以智慧去觀照人生如實真義，了解佛法說緣起，即因緣生、緣成。在現在世界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資具，均來自社會各階層勞心勞力的供給。而憲法的制定，更是直接間接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明瞭人與人之間休戚與共的緣起觀點，即能心生感恩，而增長清淨愛的慈悲心。再者，在無盡際的

阿僧祇劫中，我們在過去世中不斷流轉生死，也蒙受無數父母手足朋友的恩惠。所以菩薩在梵網經中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明白了這層道理，我們才會知道為什麼佛菩薩要大發慈悲心，普及一切有情衆生，並言「食眾生肉，斷大悲種」，不殘殺衆生，強調素食的原因即源於此。佛教講求慈悲心，其本質自然不是同情施捨，而是報恩心的徹底實踐。所謂「佛心者，大慈悲是。」

在此，我們即不難理解世親菩薩所說的話：「菩薩見諸眾生，無明造業，長夜受苦；捨離正法，迷於出路。為是等故，發大慈悲，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救頭然。一切眾生有苦惱者，我當拔濟，令無有餘。」這是無緣大慈的無盡大悲才有這等弘願。透過緣起的觀照，才能「救護眾生，恆無退轉」。由於無私無我的大悲心，菩薩才能不驚不怖、不退不怯，毅然挑起拯救衆生無量無邊的苦劫。這樣的悲願適足以驚天地泣鬼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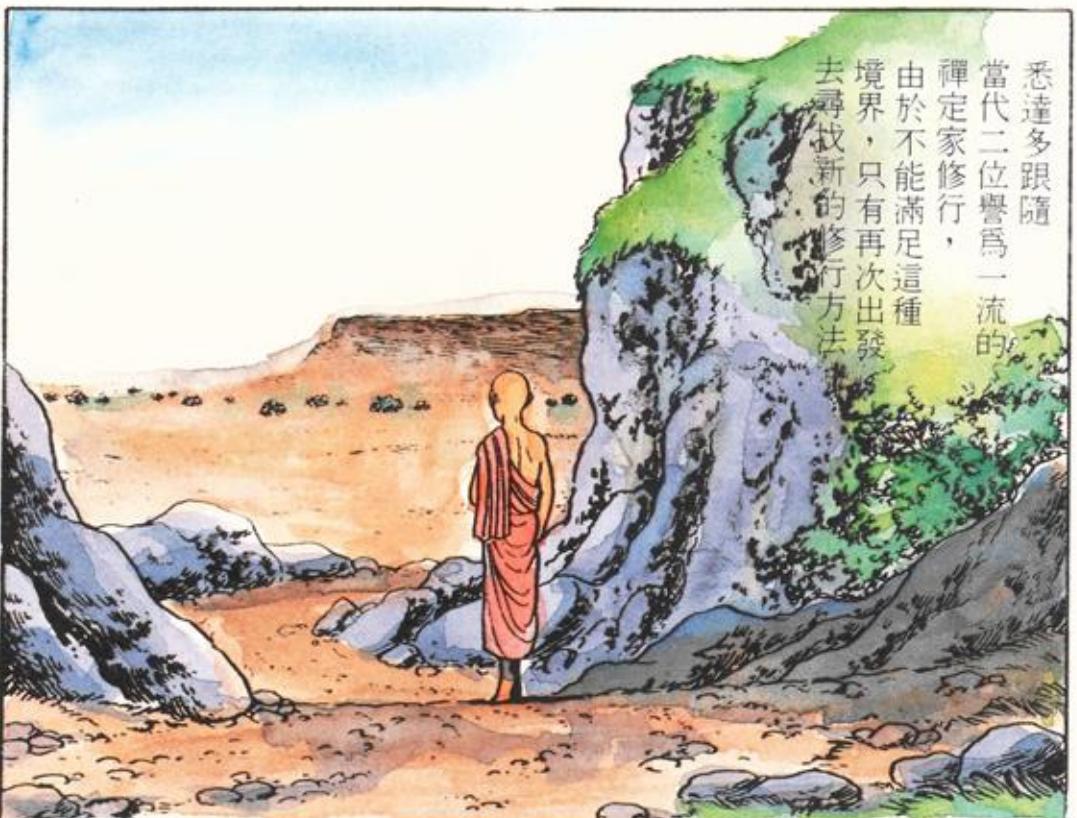
千萬業狀警人痴心

其實，撇開休戚與共的報恩心不談，從世間修行善惡禍福的因果來看，正如祥雲法師所說的：「一切眾生，無量劫來，與我生來死去，屢屢相值相遇。互相牽扯，共織業網。因果糾纏，不知幾許。在他造業時我即有分，在他受苦時，我豈能逃避責任？今我幸得人身，又沾法益，不加援手，良知何在？」想到這裡，我都會自然想到南無觀世音與地藏王二位菩薩，是否因此而發下大悲願呢？法師又說：「一切眾生所做善惡賢愚，所受悲歡苦樂，每使吾人發悲憫心，而種施濟之福，發警戒心，而知趨善滅惡，或受他逼累，忍辱念興，或見他福善，修持志立……。他們的所作所受，因緣果報，處處發人深省，往往警人痛心。那千千萬萬的眾生，那千千萬萬的業狀，有如千千萬萬的明鏡，昭示我們以一條警醒修為之路。我們也惟有藉著他們的反映，刺激與磨礪，才會發起更大更堅的道心，因此，我們又覺得：並不是我們在教渡眾生，而是眾生在權巧方便中，警救著我們了。」

善惡禍福有如明鏡

從祥雲法師那段發人深省的話，使我深深了悟衆生的善惡禍福，有如無以數計的明鏡，無不時時刻刻在告示我們認清且警醒，藉著衆生形形色色的業力反映，讓我們從中得到寶貴的啓示而獲得警救。因此，吾人自然會發悲憫心而種施濟之福了。所以在發大慈悲心的同時，自然懷著最大的感恩去布施。例如，我經常去士林小北街逛夜市，總會看見缺手缺腳的乞者坐臥在路中間。在熙攘喧鬧的人羣中，觸目所及，盡是一張張冷漠的臉。因而從乞者身上，使我警醒且認清，這是一個不完美世界。如林清玄居士所說的：「在某一個層次上，我們都是無腳的人。」因此，我們所能仰仗的，即是靠著慈悲心去走路。當我深深感歎去布施時，沈重的心情常懷著最大的感恩。原來，我深刻體認——我們也是一羣不完美的人。

我常想，講求情理法兼顧的社會，人與人之間，若沒有菩薩道的慈悲心，是否真能夠減少許多無謂的爭執？並進而造福社會國家呢？古人有謂「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在民主自由飽張的今日，有理的反成理屈，無理的反而咄咄逼人，甚至出現暴力行為。在道德日益沈淪的今日，我們是否更迫切渴望佛教的慈悲心，來解決當前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弊端？◎



原著：芝城太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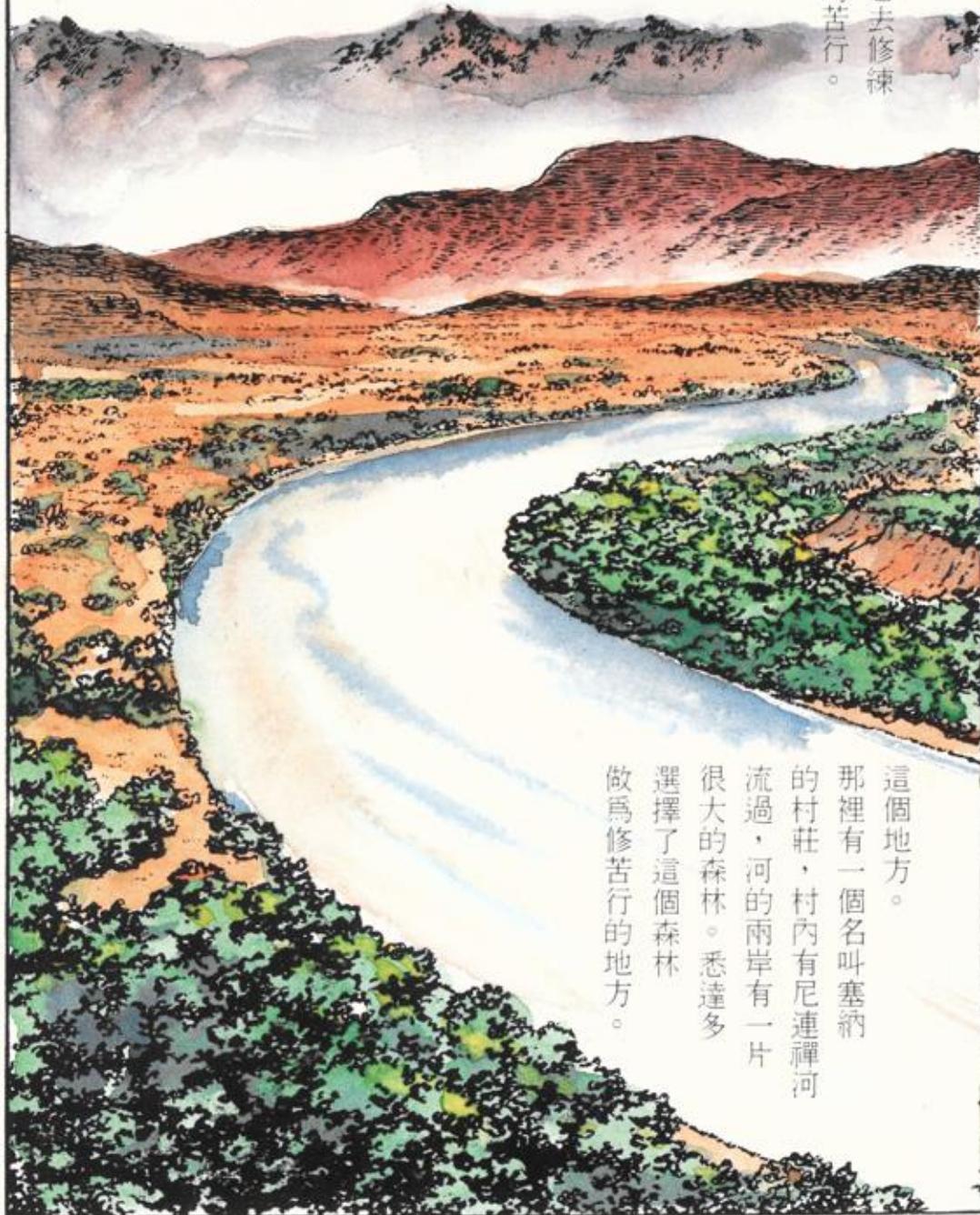
苦行林

悉達多決心去修練
印度傳統的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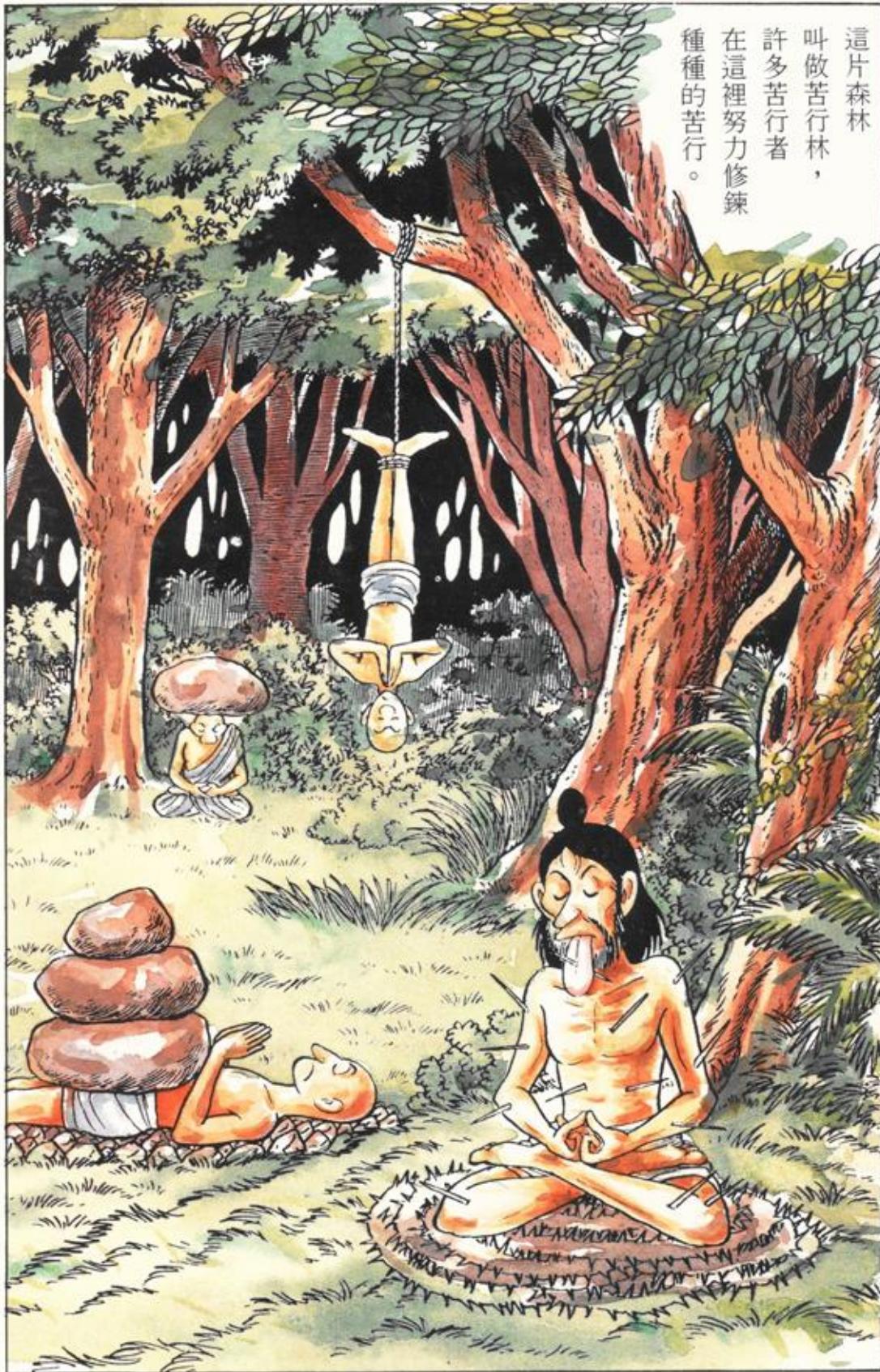
這個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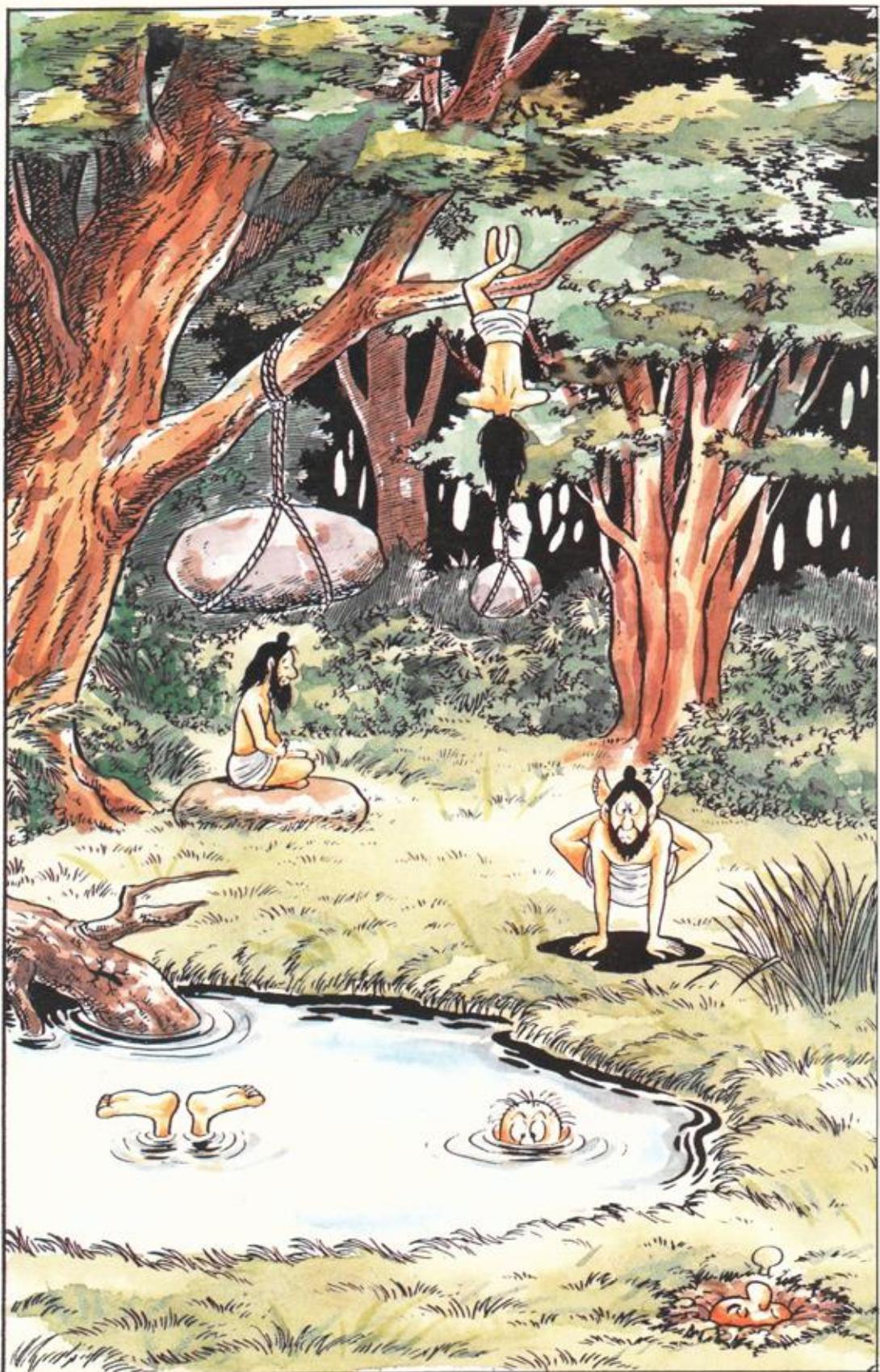
那裡有一個名叫塞納
的村莊，村內有尼連禪河
流過，河的兩岸有一片
很大的森林。悉達多
選擇了這個森林
做為修苦行的地方。

後來，他來到了距
王舍城西南方約七十
公里的宇奴唯奴巴



這片森林
叫做苦行林，
許多苦行者
在這裡努力修鍊
種種的苦行。





近人對佛教的觀念

◎李淨淑

佛教謂一切事相，如根據理智來考驗，則其觀念不一定有其健全且堅強的理論基礎。誠然理智是人所同具，特別是古今學者較能利用之，發揮之，以成其爲超越常人的觀念。凡此均有專書記載，無庸贅述，茲就近人對此之觀念，選擇其關係至要者，條舉如下，庶可由各別的觀念，而得到整合的觀念。

(一)孫中山——佛教以犧牲爲主義，救濟衆生。

(二)蔡元培——回教教祖穆罕默德，以可蘭經中三大道示信徒，故未有不從其教者。基督教與回教衝突，而十字軍之戰，或及百年。

基督教中又有新舊教之戰，亦有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圓融，非他教所能及。又曰佛法的宣傳，隨順衆生根器，本無定法。致爲科學家說法，應用科學方法，作積極的證明。

(三)康有爲——仙學太祖，其微言奧理無多，令人醉心者有限。若佛學之博大精微，至於言語道斷，心行路絕，雖有聖哲，無所措手，其所包容，尤爲深遠。

(四)梁啟超——吾嘗見迷信者流，叩以微妙最上之理，輒曰：是造化主之所知，非吾儕所能及也。是何異專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與民共見也。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綱領曰悲智雙修；自初發心以迄成佛，恆以轉迷成悟爲一大事業。又曰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出世。

又曰當六朝隋唐之間，有放萬丈光焰於歷史上者，則佛教是也。六朝三唐數百年中，志行高潔，學識淵拔之士，悉相率而入佛教之範圍。

(五)章太炎——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徹上下，這是最可用的。

(六)陳獨秀——佛法廣大精深，余所素信而不疑者也。

(七)李石岑——我以爲佛學的提倡，不特對於科學並無抵觸之處，而且能使科學的方法上，加一層精密；科學的分類上，加一層正確；科學的效用上，加一層保證。又曰佛教究竟涅槃，不過證得法理常住，使知法相如幻；而後有事可做，而後才能做事，而後不做冤枉事，所以佛的無量功德，就從涅槃而來。

(八)穆藕初——佛教可以糾正人心，安慰人心，使人提起精神，服務社會，本「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之主旨，做許多善事於世間，故余深信佛教於人生有大益。

(九)張東蓀——我對於佛教，卻相當的敬重，以爲佛教所提出的人生問題是對的，祂的動機是大勇大智大仁。

(十)呂思勉——佛教道義的高深，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其中也有種種治國的理論。

(十一)許壽裳——現在外侮益亟，民氣益衰，一般國民之懦弱浮華猥賤詐偽，況清末或且加甚。自非一面提倡佛教，以勇猛無畏治懦怯心，以頭陀淨行治浮華心，以惟我獨尊治猥賤心，以力戒誑語治作偽心；一面注意歷史，整理國故，以養成民族的自信力，否則前途茫茫，何能有濟！

(十二)張君勣——異哉世尊之教義！所謂空有，所謂五蘊八識，所謂名相，一本於佛教中論理學心理學物理學之原則而解

釋之，是合學術宗教而爲一矣。蓋世尊之說法，因衆生而起大悲心，因大悲而生菩提心，而成正覺。既有覺，自然不離智慧。

。悲智雙修者，佛教之最大特色，爲世界其他宗教所不及。他教之教徒，謂起於迷信可也，歸依佛法，則智者之事也。

(1)英國羅素博士 (Mr. Bertrand Russell) —— 各宗教中，我所贊成的就是佛教。

(2)英國大菩提會會長鮑樂登博士 (Dr. Benard L. broughton) —— 佛教爲今日人類之救星！現今研究佛學者漸多，實因佛教高出一切宗教。雖科學哲學各有長足進步，然其發明之最合理智處，亦與佛法相通，決非現代之一切學術宗教所可企及！又曰：現在只有佛法能救世界，只有大乘佛法乃爲佛之本懷，請速研究妙法蓮華經。

(3)美國女佛教徒會創立者薩拉乃扶夫人 (Mrs. Mirian M. Salamave) —— 佛教在其悠久歷史中，無時不向前邁進。它不但保持與近代科學之並進，且亦超出乎科學之前面。佛教在今日，正與科學同爲革新而適用者，因佛法以顛撲不破之真理爲基礎也。

(4)荷蘭弗朗幾博士 (Dr. John Francias) —— 世界戰亂之根，由於人類貪嫉權利思想之過高，遂發爲慕毒戰爭之至慘，在摩西十誡中，亦列爲深戒，杜其慾望；然非根本要義，故莫能收弭兵之效。獨佛家教義，至爲深切，戒律尤爲嚴密，今後苟佛教普及，世界大同，拭目可待矣。

(5)德國瑪台生夫人 (Mr. Lie Matlysen) —— 佛之教義，不僅爲東方而設，亦爲一切西方人之所需要。凡能精研佛理者，皆能得到不可思議之智慧威力。今時機已至，東方人應該速將大乘佛教詔示西方，西方人應速起而研究之，東方對世界文

明之大貢獻，即大乘佛教也。

(6)錫蘭福南度博士 (Dr. B. E. Fernando) —— 佛教之生活法，能使人們得到安樂，並使生活成爲合理，獲致和平，及使人類確知戰爭乃爲野蠻而愚蠢之事。佛教不強人以盲從。而凡有思想智慧之人，如就佛理予以仔細觀察，身體力行，未有不怡然，心安理得者。

(7)著名歷史學家英國章爾斯博士 (Dr. Herlert George Wells) —— 罪惡之根本教義，（按罪惡乃釋迦母親之姓，即以佛之姓氏爲其代名詞）由今研究其本原所得者，乃知其極爲簡單明瞭，且與近世一般觀念，最能符合，其爲自古迄今最理智之成功，蓋已不待辯論也。

(8)法國佛友大會會長龍思倍蓄女士 (Miss Constant laumstry) —— 我們既看到現在全世界的混亂和痛苦，又應覺到適用佛教的道理，可以解決我們當前的種種問題，那麼，我們便應喚起全世界的人類，使其注意於佛家至高無上的教義，此爲當務之急的工作。

(9)紐約市，美國佛教徒會會長喬治葛雷博士 (Dr. George S. Varey) —— 現在世界是極需救濟，但只有從佛的光明和慈悲中，人們才可得到真的救濟，這就是真的解放和自由。我十分願意傳播佛教，因此我也很愛東方人，希望我們能夠團結起來，組織一個有國際性的佛教大團體。

(10)英國克理柔夫人 (Mrs. Alice Leighten Cleather) —— 自來宗教與科學，互相詆譖，不能融洽。此乃大半由宗教方面死宗所謂「啓示的」宗教，而不肯研究宇宙自然之法則，尤其大乘佛教所啓示者，乃一種使心與意共同滿足之思想法則，其所含內容之高深博大，乃無與倫比者也。

佛教家庭醫學



◎妙林月刊編輯室

早期胃癌（浸潤停滯於粘膜下層）和進行胃癌（浸潤深入至筋層，有此二種類。分類如下：

I型（隆起型）

11 a型（表面隆起型）

II型

11 b型（表面平坦型）

11 c型（表面凹陷型）

III型（凹陷型）

I型 作局限性之乳頭狀，或是Polyp（蒂肉）狀之腫瘤，表面沒有顯明的潰瘍形成。

II型 言潰瘍型，癌組織崩壞導致潰瘍，潰瘍的邊緣不破壞，如堤防狀態的隆起，其境界是很明顯的。

III型 潰瘍邊緣之堤防狀態的隆起，是唯一的部份。其他大部份皆成崩壞，漸漸移行至周圍，腫瘤之形態不明顯而擴散浸潤。

IV型 粘膜下層、筋層、漿膜層、增殖、浸潤糜爛性和硬化性，表面雖有小小的潰瘍或糜爛，和非癌部份完全沒有明顯的界限。

症狀 胃癌沒有特殊的症狀。胃癌之症狀，在早期完全沒有自覺，由其形態（如作潰瘍糜爛），在早期就發生胃部的疼痛。對於疼痛，胃內停滯、重壓感、無食欲、燒心等，都不是胃癌特有的症狀。雖有此症狀，用胃散或藥店一般胃藥內服，

或注意食物，可以暫時解除此症狀的。又以前對潰瘍沒有好好的治療，沒有甚麼症狀，就懷疑為癌，這是不正確的猜測。

出血也和消化性的胃潰瘍一樣，常能看到潰瘍狀的癌。一方面，早期胃癌之I型或11 a型更不用說，就像進行性之I型腫瘤的形成。如果不塞到胃的出入口，到了相當長的時期，還沒有症狀出現，是不足為奇的。無論如何，沒有自覺的症狀，即使有也不是癌症特有的症狀。無症狀是早期，出現症狀就來不及醫治了，也不一定會這樣。有顯明症狀，很多都不是胃癌。就是胃癌也有早期，也有進行時期的。胃癌之早期發現，不管是有無症狀，或是不管何種類，或到何種程度，定期到專門醫院接受胃的健康檢查，是有其必要性也是必須強調的。

檢查 現在對胃癌的檢查，用內眼看或用內視鏡一面觀察，一面採用組織或細胞，用顯微鏡之診察方法，與其認為有癌症的懷疑，也就是將來有可能致癌之危險狀態，倒不如確實去診察是否有癌，再進行外科治療。不過其診療法，X光和內視鏡檢查的二種方法，若有必要的話，可再加上直視下生檢。直視下洗淨細胞之綜合檢查，由熟練的專門醫師進行檢查，確實能做到早期診察出癌。早期發現是最重要的。對自己的胃，有自信的人或無自信的人，最好是一年一次的定期檢查，一年後或是六個月後一期，可視個人不同，最好是依照專門醫師的指示。

治療 癌藥的副作用，所謂治療，不外乎外科治療，如果進行性胃癌，開刀後原則上投與抗癌劑。抗惡性腫瘤劑，是預防開刀後之再發，有阻止進行之意義，要慎重地使用，有相當的效果。投絲裂霉素C，（五—FU），……等，這些藥的抗癌作用，主要是癌細胞之核酸合成，特別是阻止RNA之合成。想以抑制癌細胞的分裂。這些藥劑，有很多是抑制骨髓機能，而減少白血球、血小板、貧血，或者發熱、肝障礙，神經系

統障礙之副作用。所以採用抗癌劑之併用方法，以減輕副作用，有增強制癌效果的優點。

不能開刀的時候，如果不幸，發現時已經來不及開刀，若轉移到其他之臟腑，開刀即是多餘的。為使其苦痛的對療法，非經口的營養補給，使用制癌劑，或食物療法，依照患者的狀態，容易消化，而熱量比較高的食品。合其所好而與之，如幽門狹窄通過困難，即用流質食物。

田索之歌



◎王敏男

一、綠色的希望

推開心靈的窗子，讓綠野和遼闊的碧空進來。

自從定居高雄市，每當爬上陽台，展現視野開闊胸襟，極目所見，盡是被混凝土掩蓋，鉛灰色調的高樓大廈，碧藍的天空，曾幾何時已被工廠數以萬計的煙窗燻得面目全非；清新的空氣，也被各種滿街亂跑的車子，將廢氣不停排放，百萬都市人從此失去了綠野，失去了碧空。

這些對於一個在農村成長的青年，無論他離開農村多遠，離開田園多久，血液裏仍流動著來自泥土的養份。都市住久了，會漸漸無法承受都市人為名為利爭競的窒息感，以及人際關係的疏離感。尤其住在公寓，人與人之間縱使是鄰居也淡淡得嗅不出一點人情味。有一天病了，才感覺自己的肺管裝滿廢氣泥塵，胃也因每日吃的食慄滲入大量的化學物質，而潰瘍出血。

。正苦思不知如何排解之際，總有一股引力，像一條臍帶若隱若現繫著我。該是歸回農村，多曬一點陽光，看澄碧的天空，走向大自然的綠野，去換掉鬱積在心室中那些廢氣的時候了。

剛下過一陣小雨，意識裏早已知曉又到了什麼節氣。利用假日，我又馳車走向農村，去重溫春耕圖，讓秋苗的碧綠整整齊齊播在心靈深處，生根，抽葉，成為一望無際的綠野，在風中輕舞，讓這寬闊成爲我的心靈。我很怕每日在工廠裏工作，那些水泥漆粉刷的牆壁和日光燈下的生產線，侷限空間日漸腐化我的心靈。

車過岡山，轉往阿蓮，在曲折的公路上緩行，劉覽經過小雨洗禮的農作物，在春風中擺臂，彷彿招手呼喚我，分享它們成長的喜悅。去年剛刈完的甘蔗，新長出來的芽已高立腰間，我不禁驚訝於它堅韌的生命力。

不久到達關廟，這裏的鳳梨因肉香甜細緻而名聞全省，台地和山坡地大量種植，深綠的葉脈舉起剛吐出的鳳梨，向路人炫耀，再不久又可以趁歸鄉繞道來此，想及不禁垂涎欲滴。已經新化和新市這兩個原本富庶的鄉鎮，由於農地部份變更，改建工廠，附近的居民轉入工廠，田園的荒蕪也較嚴重。

來到山上，大內，處處都是芒果園、柳丁園，芒果正開第二次花，第一次花已結果成拇指般大小。咦，柳丁怎麼這樣早就開花？看到噴藥的農友，我終於想通了，原來噴洒的是荷爾蒙乳劑，難怪果樹受了刺激也提早開花，以前我們種植的時候，也曾用過這種方法，早開花早結果，價錢也較好，可是不出幾年，果樹刺激過度吧！竟慢慢凋萎而謝。為什麼水果會不依時序出籠，家禽家畜也長得肥大迅速，恍然大悟於科技的進步與副作用。

果樹下，養蜂人家躲在蚊帳裡，收取蜂王漿，蜜蜂密布帳外無可奈何的抗議，最後還是飛走了，最是忙碌的季節，有時因花粉含有農藥而幾乎全巢覆滅，養蜂也不是穩賺的。路過芒果樹園，園主正用馬達轉動的噴霧器，拉著長長的像皮管施藥，一股農藥怪臭迅即入鼻穿肺，這是防止浮塵子、金龜、果蠅等害蟲來傷害幼果的。有些果園有人管理，有些荒蕪不堪，雜草叢生，原本可有收成的，卻因乏人管理，幼果掉落滿地，使我有著莫名的慨嘆。沿路看見的稻田，有些剛播種，秧苗還開根成長，我突然有著下田播秧的慾望，如果真的遇見，我要下田去。

車緩慢前行，遠遠看見阡陌上有人挑秧，我欣喜若狂地停車上鎖，沿阡陌追去，那知水田中只有兩人正操作插秧機，快速播出整齊齊的秧苗，有點失望也有些歡欣，畢竟農業也漸漸走向機械化，雖然只有局部而未全面。令人深以爲憂的是目前農村從事耕耘的人，都已五六十歲，一路上很少看到年輕人，如同我的家鄉一樣。

珊瑚潭畔午餐，飽覽湖光山色，稍息片刻，租了小艇，獨自划開多情的漣漪，盪到湖心，許多待思考的問題紛紛掉入小艇上。以前這個時候，因為第一期稻作已經把潭水放去大部份，遊客只能望潭興嘆，悵然而返；自從曾文水庫興建完成，每至旱季曾文水庫放水，從東口進水入珊瑚潭，再由珊瑚潭放水入嘉南大圳，使肥沃的嘉南平原，第一期稻作展現綠油油，啊！一望無際綠色的希望。

綠色的希望，繫住歷史的脈搏，繫住人類生存的根。發展工商業犧牲農業，看到人人跟著捨棄農業，遺忘農村，日漸式微的農村景象，又怎能不惹起愁緒滿斛。我們何時能用關懷工

商業的情懷來關懷農業，真正去瞭解去探索農村的需要，再度拾起民生的根，進而推展開來成為——振興農村經濟的自信心？

二、農村伯的心聲

一路上，我都在反覆思考。

再過幾年，這些五六十歲的人都要收山，年輕一代工不肯從工廠從都市歸回農村，不知是怎樣一種局面？將田地全部變更改建工廠，畢竟工廠不可能生產像土地栽種出來糧食，各種瓜果菜蔬五穀雜糧從我們生活中消失；設若工廠能生產糧食的代用品，那麼人類的生活是否已面臨極端的困境？那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每次回到農村，看到田園荒蕪或乏人手整理雜草叢生的景象，似乎愈來愈嚴重。我們年輕的這一代，也曾回鄉，計劃將全部田園改變經營方式，成為多角經營的大畜牧場。但並沒有什麼發展和前途可言，甚至時運不濟，弄得血本無歸！也想東山再起，可是總會被老一輩訓斥一番，他們總會說：

「我們這一代的犧牲，就是爲了要栽培你們，使你們有能力到都市求發展；農村已經落伍，沒發展沒前途，田園沒人要耕，這時回來幹什麼？如果想像的那麼簡單，我們早就是富翁了；沒看到我們每天早出晚歸，工作比什麼行業都辛苦太多，烈日下，颶風天，下大雨都要出門，勤耕儉用，到現在不僅生活艱苦，還要負債，農產品賣出去便宜如糞土，還要受生意人的氣！軍公教調薪，工廠也跟著調薪，誰來調我們的薪？誰還關心我們的生活？」事實確是如此，年輕一代的我們竟無言以對。目前一般純農戶均有或多或少的負債，這些債均由到工

廠都市謀生的年輕一代，省吃儉用寄錢回來，用以貼補家用或清償負債，才能維持目前我們所見的水準。

我曾走訪了典型的農業鄉鎮，訪談在田裏在果園工作的農友，發現他們都有相同的感慨和矛盾。因爲工商業的成長，或年輕人本身嚮往，或當前這些把粗壯的雙腳踏在農村，死守祖產老一輩的反對，使農村青年大量湧向都市走入工廠。

「阿伯！你今年幾歲？還等辛苦，可以享福啦！」

「今年六十三，唉！人若老就不中用……。」阿伯夾著氣喘的聲音回答。

「阿伯！你年紀這麼大了，爲什麼不把這些田園交給你兒子去管理？」

「我也知道自己年紀大了，愈來愈沒有體力耕耘，很想交給兒子，但怎麼能忍心看到自己的兒子回來受這種苦呢？」也許阿伯正想兒子在都市裏過的生活，是多麼舒適。

「阿伯！以前你也反對兒子窩在農村，認爲農村沒出息也沒前途。現在呢？如果你兒子願意回來，你還會反對嗎？」我注視阿伯臉上的表情時，思潮不停翻湧。

「我連反對的權利都沒有了。田園沒人種植任其荒廢，死後見了祖先也要被罵……。」他眼角流著淚光，陷入苦思，久久，咳一聲嗽，才緩緩地說：「我兒孫在都市生活慣了，如果真的走出冷氣的廠房，回來後能經得起工作在烈日下，颶風天，下大雨的苦嗎？唉……。」

我們怕再勾起老伯的愁緒，不敢問下去。

三、彩虹下的陰影

近年來大力提倡農業機械化，沿途看見耕耘機、插秧機代

替了耕牛及節省人力，但操作農機的為什麼是上了年紀的，而不是真正農業的青年。

有一個正操作插秧機的農友把這答案坦率地告訴了我知道，他說：

「插秧機是我唸農專的兒子退伍後申請貸款買來的。起初很認真推廣，也和我種了兩年稻子，可是入不敷出，失望之餘，也到工廠去謀職。我只得再拾起來使用，不錯啦！操作簡單速度也比人快，可是壞了送修不易，要等兒子回來再修理了。」

另外，給我印象最深刻最強烈的，是一個孤獨的果農，我注視著，等他噴完一缸農藥後，才走向他。

「阿伯！你怎麼只一個人噴藥？我以前和我爸爸是一個人噴藥一個人拉橡皮管，分工合作比較安全。」

「我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都受到高中以上的教育，其中小兒子是唸農科，但誰也不願意回來！」

「你為什麼不把這些果園分割給三個兒子，讓他們自己去管理？」

「我那三個兒子，沒有人要這些果園，也沒有人願意管理！他們都希望我賣掉，去和他們住。可是——我怎麼捨得！」他停了一下繼續說：「自從老伴農藥中毒，併發肝病、心臟衰竭致死，就只剩下我一個人管理這些果園了。」

「農藥都含有劇毒，單獨一個人很危險，怎麼不請一個人幫忙，互相有個照應？」我建議說。

「哪裏請人啊！農藥人人都怕，我也是很害怕，可是怕有什麼用！果園還是要定期噴藥，以防害蟲入侵！也許有一天，我農藥中毒死亡，還沒有人知道來收屍呢？」他已經把藥調好

，緩緩地站起來，發動馬達，我看著噴霧器的馬達在運轉，他拉著長長橡皮管繼續噴洒，陽光下，農藥霧狀的擴散裏，有一道彩虹，他正是彩虹下的陰影。

農藥蒸熏下，我沒戴口罩，臨走前，我說：「阿伯！要早點休息，身體要緊！」發動機車，許多死結打在心中，許多問題在腦中盤旋。

當我們歌頌農村，歌頌田園之美的當兒，是否注意到農村沉默的這一羣，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困境，他們的焦慮？也許他們像不顯眼的種子紮根在泥土中，勇敢抽芽展綠，使我們食不匱乏。是否記取，「荷鋤日當午，汗珠滴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那麼，面對田園將無的農村危機，我們的工商業什麼時候回過頭來，以工商業輔導農業——該是反哺的時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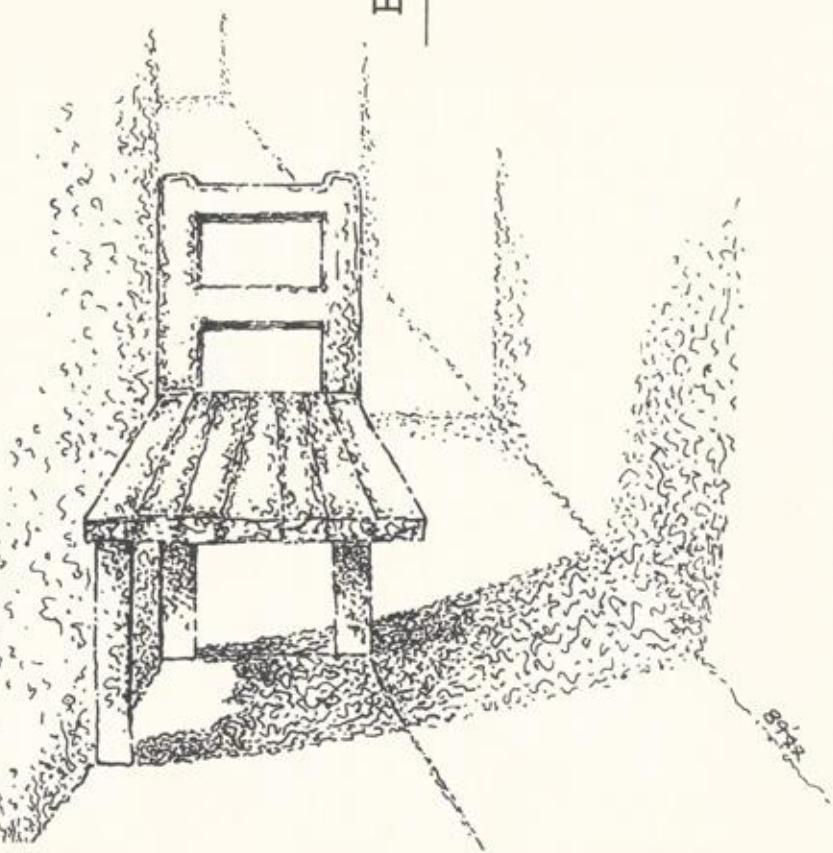
四、如果我是一盞燈

雲彩與稻田交映桔紅的暮色，獨不見黃昏的炊煙。現代文明的觸角伸入農村，家家戶戶的灶已被瓦斯爐取代；電視冰箱逐漸在農村普及，每戶人家的屋頂都有黑白的彩色的電視天線；碎石子的產業道路因基層建設也鋪了柏油路，舊農舍有些得到補助，整建後改頭換面，但舊院落仍到處可見。雖然處處有進步的足跡，也處處有將蕪的景象。

暮色中的農村，蒼茫深遠，蘊藏多少待開發的資源，多少生產過剩供需失調的危機待解決？誰是徹底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人呢？誰是即將歸回農村的人呢？燈火逐漸在農村亮起，如果你是一盞燈，你應該有信心，如果我是一盞燈，我選擇在農村亮起！

孤燈隨筆

◎吳燈山



之一 謎團

生死是人生的兩大謎團。我為何而生？死往何處？生死之謎，自古以來深深困惑著人們的心。

屠格涅夫的小說羅亭裡，曾載有一個北歐的故事：

——冬夜，一個皇帝和他的戰士圍坐在一間黑屋裡的火爐旁，突然一隻小鳥從打開著的窗戶飛進來，又從另一個窗戶飛出去。皇帝說：「這鳥好像世上的人，從黑暗飛進來，又向黑暗飛出去，溫暖與光明是短暫的啊……」

生與死分佔生命的兩端，對一個沒有正信的人來說，生前是空虛、迷暗，死後也是迷暗、空虛，只有眼前這短暫的生命，是看得見，把握得住的。

人的一生就如一輛輕車，時間的奔馬一直拖著它向前馳去，究竟要跑到何處？又從何處來？一般人是毫無所知。

你聽說過西班牙有一幅名畫嗎？那幅畫描寫人生如度一座驚險的橋，橋的兩端雲霧迷濛，人皆從不可知處來，向不可知處去。橋面佈滿大大小小的坑洞，橋下是深淵。有的人中途顛

仆；有的人被擠失足，墜入深淵；有的人因不堪疲累而自己跳下橋去。

生死兩茫茫，心悽有誰知。人生橋上，坑洞滿佈，都得步步為營。對於一個正信的佛教徒來說，他又何其幸運活在諸惡莫做，衆善奉行的光明心地上，隨緣度日，不忮不求，這是何等自在瀟酒呀！

而一個佛教徒，若仍被空虛、迷惘所苦，日日為貪、瞋、痴所惑，那麼跟非佛教徒又有什麼兩樣？破迷成悟，雖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勿為謎霧所迷，看輕世事，做個清涼自在的人，卻是每個佛教徒不可或缺的信條吧？

之二 體驗

這個世界到處充滿了知識的碎片，今天社會上一般所稱的知識份子，就是腦裡積存很多知識碎片的人。他們每天從書本中汲取知識，冀望能吸收到醇香的牛奶。事實上，片斷的知識就如渣滓般，令他們難以下嚥，就是吞下後，也很難消化。為數甚多的知識份子遭受到心靈的折磨與痛苦，沒有別的原因，主要就是沒有真正的了解。

你學識淵博嗎？也許你認為你已大學畢業了，勉強算是個

知識份子了，可是你想過嗎？你的學問是如何得來的？母親是我們第一個老師，接著是父親、家人。隨後我們從跟我們一起的玩伴、學校的老師和書本中學習。不論你學到了些什麼，沒有一件事不是依靠別人而學來的。而那些人又是跟誰學來的呢？他們也是跟別人學來的。換句話說，你的思想、觀念全是他人的思想、觀念，把這些從別人學來的知識，自你腦中剔除，剩下來的是個零，你竟然可憐到沒有一絲一毫自己的東西！

於是您恐慌、驚訝，希望獲得自己的某些東西，猛往書堆鑽，最後您發覺了：我所依靠的知識完全不是我的知識，書裡的東西全是別人的，就算我精通整座圖書館的學問，我也不會滿足！

這也就是很多學者愈鑽研愈恐慌的真正原因所在；如果沒有內在直接的體驗，你是無法真正瞭解書中的真義。書本上的知識，開始的時候會使我們的自我感越來越強，然後就如鬼魅般盤佔心胸，蠶食你空虛的心靈。腦袋裡填了這麼多的知識碎片，和吃了沒有營養價值的食物是沒有兩樣的，過度的攝取這類型的食物，不僅煩惱日增，也將造成身心的不健康。

那麼，如何獲得屬於自己的東西？怎樣去追求真知灼見？直接的體驗是不二法門。直接實驗你從外在所獲得的知識，藉助直接的體驗，來驗證它們，進而轉化成自己的知識。從直接體驗中得到的真理，才是屬於自己真正有用的東西。

生存在知識爆發的今日，我們腦海裡積存了過多「知識垃圾」，而且每天被迫吸收不少「知識的渣滓」，這些零星的知識碎片，對我們造成頭疼，卻絕無助益，我們可以拒絕「接納」它，藉著直接的體驗，去探索人生，進而獲得真正有用的知識。

如果我們天生是個瞎子，當別人再如何詳細描述大象的樣子，我們仍只是猜測，不能一窺大象的全貌。直接的體驗就是雙明亮的眸子，能讓我們一睹真理的廬山真面目。

揚棄盲知盲從，藉著直接體驗，養成獨立判斷的能力，所謂「謠言止於智者」，一個智者不輕信風言風語，不鼓譟不附和，因為他知道，片面的知識就像片面不全的真理，都是很危險的。智者只相信從直接體驗中得到的真理。

涅槃

◎ 慈妙

涅槃這個名詞在巴利文是Ni和Vana，意思就是「慾」或「愛」。被稱為「涅槃」就是因為它已脫離了慾愛。

它也可被界定為貪、瞋、痴的滅絕。佛說：「整個世界都在火焰之中，它是被什麼火焰點燃的呢？是被貪、瞋、痴的火焰所點燃的，是被誕生、衰老、死亡、苦惱、憂鬱、悲傷、絕望等火焰所點燃的。」

事實上我們不能以世俗的知識來理解它，便說涅槃是一種無所有或滅絕的狀態，否則不易令人理解的，人不能因為盲人不見光，便說沒有光的存在。在一個很有名的故事裡說：魚和他的朋友在爭辯的時候，龜在旁邊聽了以後，便誇張地斷定，並沒有陸地的存在。

佛教徒的涅槃既非僅僅的無所有，也非一種滅絕的狀態。但是它究竟是什麼狀態，是沒有合適的語言可以表達的。涅槃是一種「無生、無死、無造、無成」的法，因此它是永久的，合意的，滿足的。

在涅槃之內，既沒有什麼「永恆」，也沒有什麼「滅絕」，更沒有什麼苦痛。

根據三藏論書所述，涅槃有兩種：即「有餘」和「無餘」。其實這並不是說有兩種涅槃，而是獨一的涅槃，不過即是根據死前和死後，兩種不同的經驗而得名的。

涅槃，是不是在任何地方，也不是一種超越自我住所的天堂。而是依靠這個肉體本身的一種特殊狀態，它是在一切能到達的限度之內的一種潛能（法）。涅槃，甚至在現前的此生，就可以得到的。佛教並不說這個最後的目的，只有在來生，才

可以達到。這裡便是佛教徒的涅槃概念，與非佛教徒的唯有死後，才能進入永久天堂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

當在此生，肉體尚存的時候所證得的涅槃，是叫做有餘涅槃法身。當一個羅漢在他的肉體死後，沒有任何物質殘餘的存，在之時所到達的究竟涅槃，便叫做無餘涅槃法身。

有人會說：「若以涅槃是停止而救人，便是在扯謊。若以涅槃是生活而救人，便是他們弄錯了。」

如何才可證得涅槃？依著八種正道而行，便可證得涅槃，八正道是由戒、定、慧三學，俱合而成的。

佛以美妙的短偈表明了這個修習法：「制止一切惡，勸修一切善，自心常清淨，是諸佛言教。」守戒是引到涅槃之路的第一階段。

不殺生或不傷害任何生物，人應該以仁愛和慈悲對待一切生物，甚至在人類腳前爬行的最渺小的生物。不偷盜，無論是在顯明處或是祕密處，都應該正直而忠實待人。不邪淫，淫亂行為，能貶損人的崇高本性，所以必須保持純潔和名節。不妄語，人應當是信實的。不飲有害衛生的飲料，因為所麻醉性飲料，能助長人的疏忽，人應該保持清醒和精進。

這幾項調節行為的基本原則，對一個踏上涅槃道路的人是必要的。違反了這幾項原則，便等於將障礙物遍佈在路上，也將妨害自己道德精神的進展，保守這幾項原則的便能堅定順利地在路上得以前進。

若有明智的神聖行者，以為這五項教訓太過基本了，他可以再進一步遵守八項或十項的教訓。

還應該注意的：就是在這條大路上前進的行者，他最好能夠過一種嚴格的獨身生活，出於自願地清貧自守，並且節省一

切滋養身體之物。因為「恐怕人的精力和寶貴的生命，可能養成了自己的怠情、遲鈍和麻痺的情形。」而且世俗的羈絆，可能阻礙了他的前進。

然而，他以有節制的語言、行為，以及被抑制的意識緩慢而既定地向前邁進，這種競爭熱的業力，便會強迫他拋棄世間的快樂，而選擇苦修的生活。這時候他便會產生一種新的觀念：「在家生活如蜂窩，充滿勞苦與煩惱！出家生活如蒼穹，自由洒脫與逍遙。」

既然成為一個比丘，他就必須自願地過著清貧的生活，而且實行四種更高的戒律，就是四分戒本中所制定的律儀：意識的控制，關於生活行為的純潔，以及關於生活上的需要，應如何獲得。

在持戒的立場上有了堅定的把握，前進中的行者，便開始較高的正定修習，就是對於心靈的控制和修煉。這是涅槃路上的第二個階段。

正定，就是「心境的專一」。是將心境隨意集中在某一對象上，直到一切不相干的事物，完全都被排除。在他對所靜觀的事物，有了一種審慎的思考之後，他就必須選擇一個最適合其性質的一個問題而觀察。待他對這個問題有了滿意的解答，他就產生了一種堅持的努力，使他的心意，更為集中，直到他對所觀的事物更為凝注，更有興緻，那時候一切別的思想，便會從他的心中，完全被排除。於是貪欲、瞋恨、怠慢、愚痴、不定五種障礙，以及昏沈和疑惑，都得以暫時停止。最後他獲得一種恍惚的凝神，和難以形容的喜悅，而且深入禪定，享受心境專一的鎮定和平靜。

由於人的心境專一，便好像一面明鏡，照澈了整個世界，

使他對於人生得到了一個正確的觀念。他的眼光，無論轉向何處，所見的無非是無常、悲哀、無我，三種彰明顯著的特性。了解了生命是無常的，繼續的，無間斷的運動。無論在上天下地，他都找不著什麼真正的幸福，因為一切的快樂，不過是一種悲苦的前奏曲，凡是無常的，便是痛苦的，凡有變化悲哀流行處所，便不能有永恆的「自我」。

上面的三種特徵中，選擇任何對自己最適宜的一種，專心地使自己的智慧，繼續向那個特別方向發展。直待光榮的時日降臨，便會一旦豁然證得涅槃，毀滅自我妄想、一切疑惑、耽溺歡樂等三種羈絆。在這個階段便稱為須陀洹，意思就是進入涅槃之流了。但因為一切煩惱羈絆尚未斷除，所以至多得有七次的再生輪迴。

因為預見了將來涅槃的結果，便重新振奮，迅速地前進，修習更深的智慧，便可證得斯陀含果，意思就是只有一次的再生輪迴，因為他又壓伏了貪欲和惡意兩種羈絆。

阿那含是聖果的第二個階段，意思是「不來」，因為他已經將以上的兩種羈絆，完全斷除了。此後他將不再生於世界，也不求生天上，因為他再沒有淫慾快樂和渴望了。那麼他死後將要生於「淨居天」，那裡是一個只有阿那含阿羅漢的適意處所。

熱心的行者，由於努力得到空前的鼓勵，再作最後的前進，並且毀滅一切剩餘羈絆，例如貪求色界和無色界的命、自誇、不定，以及無明，同證得阿羅漢果，成無瑕的聖者。這時放下了所有一切悲哀的重擔，願生一切色界之念滅絕，涅槃之路行完。現在幸福的行者，就站在比天人更高的地位，遠離所有的煩惱，以及一切世間的污濁，證得了不可言喻的涅槃之樂。◆

優卡柏夏令營弘法有感



◎ 詹捷夫

七月十日早晨七點鐘，照初法師來電，說下午二點鐘要我和他一起去優卡柏基督徒及猶太徒的夏令營去弘法。當然，我再忙也必須撇開工作和他一起去弘法。照初法師會說多種語言（六種以上的語言，包括巴利語、中文、英文……等等。）加上我這個掛上博士頭銜的加州佛教大學校長，總不致讓其他宗教人士認為佛教教育水準太落後。到了菩提寺，照初已在外面等候多時。我馬上把我的行李搬到小客車上，然後照初法師準備了釋迦牟尼佛像，木魚和法器、香爐、沈香、錄音、攝影及分發的教材、講義等等；我則拿了五十份「少林寺通訊」，一路由照初法師開車，沿十號高速公路往東經聖巴拉狄奴市，再經紅土市東行約五公里左右，出了高速公路，沿Oak Glen Road往山邊走，曲曲折折，約六公里左右，全部都是農莊。

從小在台北的北投農村長大，此時看到農莊，彷如回老家，心情頗為愉快。照初也是第一次來這兒弘法的。優卡柏夏令營每年邀請佛教高僧來弘法，他們雖然是基督教和猶太教團的夏令營，但每年都透過佛教聯合會東方大學派人來弘法，並支給津貼。今年佛教聯合會東方大學的校長卡奴娜博士剛好去歐洲

弘法，臨行前交待照初代去弘法。照初法師把邀請信及指示路標的說明書交給我，雖然山村的路只有一條Yucaipa的Oak Glen，而且也有住址，但我們走了很久，還是沒有看到。後來我們實在不敢相信這夏令營會在此荒郊野外，所以我們向一個途中休息站的小店老板問路。

問完了路，再往前開，山路更彎，二點鐘從菩提寺，出發到那兒已是四點整。車停妥後，招待端來二杯開水，彼此自我介紹後，學生們就圍著我們一直發問。問題五花八門。有的甚至問法師有沒有結婚？下午四時三十分我們弘法正式開始，地點在室外，來了大約二百位同學、青年朋友，也有老先生老太太，小弟小妹也不少；有東方面孔，也有很多西方面孔。但他們沒有一個會講中國話。

鐘聲響徹整個夏令營，這個夏令營的設備我大致上看了一下，有辦公室、餐廳、戶外教室、運動場、圖書館、教室、宿舍、運動場、教堂、戶外教室、停車場。學生男女老幼都在一起，每手手上一本時間表，為期一週一個梯次，上不上課完全自由。（根據我的觀察，上課率為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有的同學對課

程沒興趣的仍自由活動。」外國的基督徒和猶太教對佛教很尊重，他們非常喜歡知道佛教的知識，有的小朋友甚至想來拜訪我們，有的想改信佛教；但信仰完全自由。這種平等寬弘的心，不是華僑基督徒能做到的，我猜想這回紐約莊嚴寺的「佛教夏令營」是否也會請個名牧師來講一下基督教義呢？恐怕不可能吧？

演講開始，由照初念心經，並用木魚和法器伴奏，接著靜坐五分鐘。然後照初用英語開示，略談佛傳、教義後，直進入「修法」；說明戒、定、慧以去三毒貪、瞋、痴；四弘願、菩提心的修行六度波羅蜜等等。大約四十分鐘後自由發問。大家非常聚精會神的聽，有的坐在「少林椅」上（木頭釘成粗曠的椅子），有的在地上打坐，昭初法師發了二份英文講義：1. The Wisdom Beyond Logic. by Chao Chu. 2. Twelve Principles of Buddhism. 內容很精彩。自由發問真是無奇不有，而他們很重視「輪迴」（ReBirth）可見基督教義中的重生（輪迴）理論與佛教有差異。其中有一位小朋友在課後仍一直窮追不捨的問說：是不是一個靈魂由人死後變成一個動物，再由一個動物變成一個人呢？這問題我一直在樹下沈思著，只見照初回答十分長而且仔細，對方一直點頭示意。

晚上，我們和同學一起用了晚餐，可是同學們仍不死心，連吃飯時都在發問。我只好告訴他們一般佛教徒有三點很重要，第一是供養諸佛。第二是護持法藏。第三是發菩提心（這是天台宗法華教義）佛教徒生活要朝著這三方面努力修行，就會成佛。

晚餐是沙拉和起司，另外是每人一份義大利皮沙餅和一杯果汁，倒也營養。我們也根據「釋迦牟尼佛祖的教訓」分到什

麼就吃什麼了，免得主人要特地備「素菜」麻煩人家。

飯後，同學們仍一直發問，最後我們只好把名片拿出來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有興趣可以來菩提寺找照初或來加州少林寺找我，隨時歡迎。結束了一天弘法行程。

回程在車上我們談到了星雲的西來寺弘法，以及印海法師辭去佛光山課程，渡輪法師的法界大學等，與照初互相交換意見，回到少林寺時已是八點五十分，洗個澡，讀一些日本大學及威斯康辛寶生法師（曾任紐約大覺寺主持四年）寄來的文稿和她所編的圖書作者目錄。餵一下少林寺的狗和林中的鳥獸，澆花灌木，已經十點了。整夜難眠，只有林中小鳥聲、犬吠聲不絕於耳。心中不時浮現許多佛教問題，諸如：我們佛教界是否可以把「蓋大廟競賽」改為「對社區弘法競賽」？許多信徒的錢一直在蓋廟，卻很少注意弘法，尤其是各廟宇的社區功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培養青少年的情操。夏令營的方式在佛教裡應如何來應用呢？還有佛教徒的修身方面應如何訓練呢？（我就在某廟內遇見一些尼師對善衆很不客氣，我當時心中很難過。）有些佛教圖書館也不對外開放（如西來寺）。

隔天在完稿之前，突接劉欣如居士來電話，我們彼此都認為：「蓋廟、朝聖固然重要，而現階段佛教對青少年的教育必須下心力才行」。看看基督教、天主教，他們的教堂並不比佛堂多（在美國佛堂也很多），但是他們處處有辦托兒所、育兒班、兒童、青年、老人班，他們對社區的關懷可說是「無微不至」。反觀我佛教界，天天要人捐錢，廟宇金碧輝煌，對社區不夠關照。簡言之，對社區的關照不是「每日一偈」所能解決的。每日「禪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作法，今天要的是有計劃有理想的佛法。（寄自美國加州）

人間何處是淨土？

天涯何處是淨土？樂園在何方？這是一個老問題。自從人類出現在地球上，無時無刻不在找尋淨土或人間天堂。當年，我選讀「西洋社會思想史」這門課，就知曉幾位哲學家和社會思想家，曾經提出各種主義、政策和構想，打算在人間建立完善的新社會，成立人間淨土，讓百姓生活逍遙自在、沒有苦惱。其間，最著名的是一位英國人叫做湯麥斯·莫爾。他寫一本書叫做「烏托邦」，幻想一個地勢優良的海島，面積恰當，人口剛好，再配合完善的新社會制度，和理想的建築設施，使居民敬業樂羣，以為這樣才是理想國和人間樂土。另外，我在中學的國文課本裏，也讀過一篇「桃花源」記，作者構想一個超脫現實的社會，遠離戰亂紅塵，男耕女織，與世無爭，以為這樣即是人間淨土。讀到這裏，我也有過欣然嚮往的意思，恨不得能夠到那個地方去生活。現在回想起來，生活在以上兩種地方，是不是真正能夠逍遙自在、清淨快樂呢？恐怕不無疑問。

原因是「心淨國土才會淨」。理想社會或人間淨土不單靠外在的社會制度，或物質建設等條件來決定，還要有心理因素來配合。說真的，現代社區組織和村落環境，比起烏托邦和桃花源的環境條件，也絕不遜色。後者有完整的自治規則，設備和職業生活。但是，這樣算不算人間淨土呢？是不是無憂無慮的樂園呢？答案是否定的。報紙上常常看見某社區或村子裏，發生家庭糾紛、選舉恩怨、財務與桃色爭執。諸多不愉快的問題顯示，這些環境也不是什麼淨土或樂園了。

在「三民主義」課本裏，馬克斯說共產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好像大家都能滿足現狀，以為這裏是分配合理、沒有糾紛，皆大歡喜的天堂。如今柏林圍牆拆除，歐洲共產國家快要崩潰，這些都證明共產社會不是快樂天堂，反而是人間地獄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僅是理想口號，事實上做不到，因為牽涉到人的心裏有三毒——貪嗔痴。

資本主義國家外面上欣欣向榮，物質享受，樣樣俱備，好像是一片樂園。但在某年某月某日，紐約市電路出毛病，使全市陷入黑暗裏，僅在一夕之間，發生了千件以上的搶劫案，可見市民積怨極深，趁機發洩了。現在，台灣也是家家富裕，吃穿不用愁，到處載歌載舞，沈迷在原始欲望裏，但，這樣是在享受逍遙？像不像人間淨土呢？我看不說也罷。

並不是說社會制度、公共建設和物質進步不重要，意思是，單靠這些不能建造人類的樂園，也不能成立人間淨土。那麼，最要緊的是什麼呢？就是佛法的智慧了。如果忽視佛教智慧，而想追求任何美滿人間，無異緣木求魚，真正的妄想。

維摩經卷上佛國品說「心淨土淨」，如果人民的心境不乾淨，那麼，連那塊土地也是穢惡不乾淨。此外，法華經所謂靈山淨土，華嚴經的蓮華藏世界，以及大乘密嚴經上的密嚴淨土等，都是以心淨土淨做藍本。很明顯地，沒有一顆清淨心，就休想成立一塊乾淨土地。

那麼，清淨心是什麼呢？即是消除三毒——貪嗔痴以後那一顆原本的心。可見三毒污染了世人的心境，才使人類遲遲無法建造世間的天堂，即使萬般夢想極樂世界早日到來，也終究不能如願。所以，消除三毒，才是建造人間淨土的首期工程。三毒是指貪欲、瞋恚和愚痴等三種煩惱，又叫做三火或三

垢。本來，一切煩惱都叫做毒。三種煩惱全通攝三界，在毒害衆生出世的善心裏，以三毒最厲害。它會使一切有情衆生長劫受苦、不得出離。三毒也是身、口、意三種慧行的根源，故也叫做不善根。

試想一種毒足以害人不淺，如果有三毒夾攻，他還會有生機嗎？即使僥倖保存了生機，也恐怕會成天叫苦，更不幸的是，這種毒殘害人的身心，細微難察，會使受害者長劫漂浮在苦海中不能超脫。所以說三毒是前往淨土的最大絆腳石。

俗話說：財色酒氣是世人的一大敵。放眼人間，有太多人爭財、爭名、爭利和爭權等現象。那麼，爲何有人出了麻煩，而有些人不會呢？答案出在一個「貪」字。碰到財色權利等塵世娛樂，無不想多多益善，完全失去了分寸。「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是非常有智慧的話，對任何需求超過分寸，貪求無厭，自然會擗過界限，引起糾紛。

佛教裏說：「一絲貪火，會燒毀功德林」。商人按規矩繳稅做生意，不算貪財。適婚男女談情說愛，也沒有不對。倘若有了一婚外情，自然變成「貪色」，會引起家庭破裂，造成不幸。酗酒會傷身誤事，故不得貪享杯中物。爭強好勝，或志在做秀，無益世道人心時，也叫做貪名了。凡事有分守，不宜逾矩，自然沒有苦惱了。

三毒是現代人的病症，如果不醫好它，絕對沒有幸福可言。可惜，普天之下，三毒氾濫到令人咋舌的地步了。因爲人人受制於三毒，才使整個社會永無寧靜，到處亂七八糟。在台灣，各家工廠有明帳暗帳，成了公開秘密。許多官吏從招標工程拿回扣，也不是什麼新聞。有些教師暗示學生到自家去補習，可以增加分數，甚至上課戴耳機做股票，這不是赤裸裸的貪心

嗎？還有上自高官，下到最基層的地方選舉，早已脫離「選賢與能」的理想，只講每張票多少錢。從電視機上看到民意代表吵吵鬧鬧，爭權奪利的景象，令人寒心，因爲那正是三毒發作的寫照；任憑這羣彌漫三毒的官僚政客，舉權作業時，怎能建造完美的社會體制，讓人得到清淨自在的日子呢？

除了這些，還有幾種病症也是世人自己找來的，亦是源於三毒，最普通的是「貪吃」。有些人自鳴得意，現在可以大享「口福」，而根本忘記「病從口入」的古訓。貪吃這個，想吃那個，不知那些食物裏含有巨毒。不論農產品或化學食品都也不例外，含有過量化學毒素，貼上誘人的廣告，會刺激人的食欲。難怪台灣大街小巷的診所與藥房，簡直到了三步一家、五步一店的地步。誠如一位老牌醫生嘆息：「從前，這裏僅有我這間小診所，生意還不太好，如今不但我家門庭若市，隔壁藥房也終日有人來。現代人的身體反而不如從前，這些都是吃出來的病。」說得一針見血。

不論到那裏都一樣，沒有清淨的心境、莊嚴的自我，絕對不可能成就和諧環境，也自然沒有極樂的淨土。「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正是人間淨土的根本條件。自淨其意，不就是貪嗔痴的消除嗎？因爲三毒爲害太大，才會阻止人類幾千年來的理想難以實現。最痛心的是，現代人還不知道消滅三毒的重要，反而背其道而行，根本忽視佛教的智慧。這樣，淨土和樂園的理想只怕愈離愈遠了。

既然整個大環境如此，個人也不必妄自菲薄，自己努力除去貪瞋痴，先得到清淨心和大自在，推己及人，發揮大乘菩薩們的精神，一步一步消除乖戾暴力的社會風氣，也有成就人間淨土的希望，因爲人間沒有絕望的事情。（寄自美國加州）◆

*漢譯南傳大藏經即將出版

預約期間八折優待敬請踴躍訂購

漢譯南傳大藏經即日起開始預約，擬定約五年全部出書，共七十冊。內容採用最新式標點斷句，加上近於現代的口語文字，淺顯平易，最適合現代人的閱讀，恭迎佛法三藏，必帶來無限的法喜，讓你的家人分享佛教的智慧，充實你的生活，開拓你的人生。漢譯南傳大藏經的出版，為我國佛教界的創舉，是首先完成南傳巴利三藏的漢譯大藏。採用自國內最先進的電腦排版，全部精裝本，定價七萬五千元整（國內外掛號郵資另計）。

訂購辦法：自即日起受理預約，預購期間一次付清款項者，一律

以八折特惠優待六萬元整。分期分款者，預付頭款一

萬元整，餘款分三十期付清，每期（月）二千元整。

歡迎十方大德共襄盛舉，踴躍助印，每套藏經將別冊登上助印功德芳名錄，以資徵信，流通功德，續佛慧命。願三寶加被護持，福慧無疆。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105巷寶清街18之1號2F

電：七六九九五〇八·七一九九一五七

*贈書消息

本刊佛教藝術源流作者吳進生居士，將多年創作佛像的作品集冊出版，由元亨寺妙林出版社印行，為推廣佛教藝術，免費贈送全省各佛寺社團。因數量有限，每寺限贈一本。

吳進生居士畢業於國立藝專雕塑科。雕塑作品曾榮獲國內各大美展獎多次。二十年來更從事佛教藝術之研究。深入中國大陸及日、韓、印度、尼泊爾、喀什米爾等佛教國家，收集作品幻燈片數千幀。目前專業於佛教藝術創作，並兼任高雄市佛教會文教組長、元亨寺夜間佛學老師。

佛像藝術作品曾應高雄市立文化中心邀請展出，及高雄縣立文化中心邀請，假鳳山國父紀念館展出。

通訊處：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一路134巷12弄7號。

電：（07）7418254

贈書對象：一般佛寺社團免費

妙林雜誌讀友酌收成本費新台幣貳百元。

*妙林月刊合訂本限量供應

請及早訂購以免錯失良機

妙林月刊合訂本已出刊，現僅剩二十餘本，由於本刊內容可讀性甚高，篇篇精彩，字裡行間蘊藏現世法的智慧，多元化的佛法，充滿了盎然的機趣。本刊每年結集十二期為合訂本，現數量有限，請儘早函購或電話預購。每本定價五〇〇元。

郵撥：2037696-1 妙林月刊雜誌社

電：七一九九一五七·七六九九五〇八

●高雄元亨寺慈仁慈善會會員參加辦法

一、宗旨：闡揚正信佛教，淨化社會人心，復興中華文化，建設人間淨土，興辦各種公益慈善事業。

二、參加辦法：歡迎十方善心人士，有意為宏揚佛法，具慈悲喜捨普渡衆生之弘願，不計榮辱得失者均歡迎踴躍參加。

1. 基本會員——每月定期捐獻新台幣壹佰元。

2. 荣譽會員——每年不定期捐獻新台幣伍仟元以上者。

3. 贊助會員——每月不定期隨喜功德。

三、會員利益：

1. 定期為會員舉行功德迴向會，普令六親眷屬和樂安康，事業發達，萬事如意。

2. 本會經常舉辦義診，解脫人生病苦，凡參加會員當為諸佛菩薩所加持福蔭子孫。

3. 本會舉辦一切有益身心之活動時，會員享有優先參加權利。

四、繳費辦法：視個人經濟能力與方便，分月繳、季繳、半年或一年繳均可，以匯票、郵政劃撥、報價掛號等方式惠寄，

本會收到款項後當即寄奉會員證、感謝狀，並按期寄奉會費收支徵信錄。

五、附註：有意參加者敬請來函索取入會申請表，填妥申請表寄來後，即予登記，待收到會費時，即核發會員證。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岩里元亨街五號
電：（07）5213336

郵撥帳戶：0492758-1 程慧鉅

＊台中市佛教會舉辦全國僧齋大會

一、緣起：佛教以四月十六日為入安居日，七月十五日為安居竟，又名解夏，亦稱為佛歡喜日，蓋行者於安居期間，用功辦道，住於淨戒，勇猛精進，長養善法，或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聲聞，緣覺，菩薩法，諸佛生大歡喜，故解夏日又名佛歡喜日。

利用僧家結束夏安居的日子，備辦珍餚及日用品供養十方大德僧衆，這種供養的功德非常大，不但能使多生前的父母和六親眷屬當時解脫，出離之惡道，七世父母急速生天，自在化生。現生父母消除罪業，延年益壽，因此年年為父母作盂蘭盆法會，供佛齋僧，是為人子女者憶念父母辛勞，報答父母教養之恩德的最好方法，供佛齋僧，功德無量。

二、日期：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國曆九月四日（星期二）

三、時間：早上九點卅分

四、供養對象：全省各寺院、精舍、茅棚、佛學院等來應供師父。

五、地點：萬佛寺（省議會右側）台中縣霧峯鄉仁德巷7號

六、交通：公路局在省議會站下車，市公車100、103在省議會總站下車

七、劃撥帳號：二〇六六〇六四——「萬佛寺」請註明齋僧大會。

八、聯絡電話：（〇四）佛教會 三七二二二七三

萬佛寺 三三〇二〇八五

九、敬請發心踴躍護持法師慈悲應供，居士種植福田。

十、法會期間恭設長生祿位：增福懸消災障並種善因緣。

往生蓮位：超薦歷代祖先暨冤親債主。

十一、當日下午三時施放大蒙山乙堂，敬請大眾參加。

台中市佛教會聯合四衆弟子

全國齋僧大會籌備會 敬邀

＊張承謨居士退而不休

張承謨夫婦於民國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受復興寺主持密定法師引介至打鼓巖元亨寺皈依三寶，菩妙老和尚為張氏夫婦之引進師，並賜法號會宗、會理。一家篤信佛教，為一標準的佛化家庭。

張居士本為台灣南區電信管理局任職營業處處長，退休後為該局之顧問。近隨師父前往福建省廈門、泉州、漳州、湄州、福州等地參拜南海普陀寺、開元寺、馬祖廟、湧泉寺、雪峯寺之後，回台即至元亨寺服務。張居士有感元亨寺未設置收發文登記簿和收發文制度，於是請示菩妙師父召集各專職師父和婦女會、慈善會、唸佛會會長，在會議廳召開改進本寺文書作業和各項配合工作座談會，由菩妙老和尚親自主持，會中討論六大工作重點：（一）收發文分類做法。（二）收文作業流程。（三）作業流程。（四）收發文件檔案之處理方法。（五）主持對外演講文稿撰寫和整理。（六）寺內來文和各師父外來信件之處理。經過一個多小時熱烈討論，始獲致結論。相信元亨寺在張居士的熱心參與下，必能使文書工作走出一片坦途。

＊吳進生居士徵求本刊同好

今秋共訪佛教藝術之旅

本刊佛教藝術源流作者吳進生居士，將一尋絲綢之路參訪各佛教藝術遺址，預定於今年秋天前往烏魯木齊、喀什米爾、庫車、和闐、阿克蘇、吐魯番、敦煌莫高窟、蘭州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西安、洛陽龍門石窟、大同雲岡石窟、北京等觀光考察。本刊讀友諸君對於佛教藝術有興趣者，歡迎加入，餘額有限。歡迎儘早來電登記，以免向隅。阿彌陀佛。

六：（〇七）七四一八二五四

*加州少林寺佛教大學之簡介

加州少林寺因鑒於很多善信事業忙碌，無法讓來寺者了解本寺狀況，因此特在此簡介本寺組織如下。少林寺下設佛教大學、佛教大學下設三個學院：

A 佛學院，院長劉欣如教授。
B 中國文化學院。

C 管理科學院院長詹家如博士（兼佛教大學校長）。

D 弘法委員會主委・昭初法師。

E 總部宗師釋靜崗法師。
F 函授部。
G 社區服務委員會。
本校宗旨：續佛慧命，弘揚正法。
校址：加州佛教大學

CHLIFORNIA BUDDHIST UNIVERSITY
3165 MINNESOTA ST, LOS ANGELES,
CA90031
• (11111) 1111-1111.

恭賀

法光法師(Ven D. Dhammajoti)

法光法師(Ven D. Dharmajoti)
榮獲斯里蘭卡啓拉尼亞大學
(University Kelaniya) 博士學位

妙林巴利佛教研究所全體師生
全賀

恭賀

寬嚴法師榮膺

寬嚴法師榮膺
新加坡共和國總統頒賜
公共服務獎章 PBM

妙林雜誌社
全賀

本期贊助功德芳名錄

謹此讚誦受持迴向——

普施有情衆生

願消三毒諸煩惱
願得無上戒定慧
願諸眾生皆念佛
願同往生成佛

◆助印妙林月刊雜誌（恕不稱呼）

五一〇元

釋廣化
周先生

五〇〇〇元
賴秀麗

黃慧英

五〇〇〇元
柯鴻章

二〇〇〇元
王信憲

高秋成

一〇〇〇元
王慶山

廖宗榮

一五〇元
方舉台

洪湖烈

一五〇〇元
吳燈山

一〇〇〇元
豐原蓮社

一〇〇〇元
張承謨

五〇〇元
李玉英

法雲寺

一九元
楊朝進

張燦耀

一一九元
黃娟玲

一一九元
吳燈山

一一九元
豐原蓮社

十方大法寺
李玉英 法雲寺
楊朝進 張燦耀

〔更正啟事〕

上期刊登王信憲先生助印漢譯南傳大藏經乙事，原爲一百元，謹致萬分歉意，特此更正。

◎存

款

後

由郵

局

掣

給

正

式

收

據

為

憑

本

單

不

作

收

據

用

◎存

款

後

由郵

局

掣

給

正

式

收

據

為

憑

本

單

不

作

收

據

用

◎存

款

後

由郵

局

掣

給

正

式

收

據

用

◎存

款

後

由郵

局

掣

給

正

式

收

據

用

◎存

款

後

由郵

局

掣

給

正

式

收

據

用

◎存

款

後

由郵

局

掣

給

正

式

收

據

用

◎存

款

後

由郵

局

掣

給

正

式

收

據

用

◎存

款

後

由郵

局

掣

給

正

式

收

據

用

◎存

款

帳

號

日

期

存

款

金

額

帳

號

工作

站

登

帳

編

號

帳

號

日

期

存

款

帳

號

帳

號

存

款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帳

號

帳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號

帳

發行所：妙林月刊雜誌社
地址：高雄市元亨街7號（元亨寺）
郵撥：4037696-7

編輯部：台北市10597
編輯：吳進生
編輯委員會
寶清街18之1號2樓（妙林學苑）
電：（02）七六九九五〇八 七一九九一五七
傳真機：（02）七六一六一三四

意注人款存請求心靈淨土贊助喜迎隨喜人生更圓更增更慧福

二、如須隨時存註於存摺上註是「限制專送」者

四〇

卷之三

卷之三

二、調金新誤為請易換存款單據為

四、本存款单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

通 信 檢 索

□1. 漢譯南傳大藏經預約款 月份
□2. 助印南傳大藏
□3. 助印妙林月刊雜誌
□4. 助印佛經
□5. 訂約中華續藏經
□6. 普濟功德金（普施中藥）
□7. 贊助巴利佛教研究所
□8. 贊助看漫畫說故事
□9.
□10. 請寄憑證及感謝狀□請勿寄憑證及感謝
狀

高雄市慈仁慈善會澎湖義診

慈仁慈善會於今年七月廿三日下午二時卅分，至澎湖縣湖西鄉成功活動中心展開短期的義診活動。由澎湖縣縣長親臨成功活動中心迎接本會工作同仁（上圖前排右三者）。本會仍秉持以往例行巡迴義診，主治醫師為蘇岳琳、邱先組二位居士，與本會同仁發揮了佛陀慈悲濟世的襟懷（下圖為義診之情形），先後在澎湖縣的成功活動中心及馬公市的時裡活動中心，發放濟助低收入戶者共八十餘戶，地方父老均得以蒙受佛教的恩澤，實踐菩薩道的精神，深為地方人士的感佩。



漢譯南傳大藏經

印順導師

邁向世界性的漢譯南傳大藏經

我國向以「大乘佛法」為主，視南傳巴利語三藏等「佛法」為小乘。然深一層探究，大乘甚深義，本於「雜阿含」——「相應部」等四部阿含；而十方世界有佛，菩薩波羅蜜多廣大行，是從「小部」——「歎藏」中來的。我國佛教界，應依巴利語三藏的華譯本，探求「佛法」與「大乘佛法」的通道，互相尊重，現在佛教已進入世界性的時代了！

巴利語三藏，傳入錫蘭，又傳到緬、泰、高棉等地區。巴利語有語音而沒有書寫的文字，所以各地都用當地的字母，寫下巴利語三藏；近代又有英文、編文、日文等譯本。「南傳大藏經」，就是日文的譯本。從昭和十年到十六年（西元一九三五—一四一年），由「高楠博士紀念會」評編刊行的。四十多年前，我國曾發起「普慧大藏經」，編有依「南傳大藏經」而分別譯出的部分。抗戰勝利，太虛大師東遷，提議改名為「民國大藏經」。依日文翻譯部分，主張依錫蘭巴利語本，參考英譯本而加以訂正。由於政情的急劇變化，不能實現全譯與刊行，對中國佛教來說，真是一大憾事！現在，普妙法師發心起來翻譯印行，真是太好了！我一心祝願，願譯藏的完善而能順利的完成。